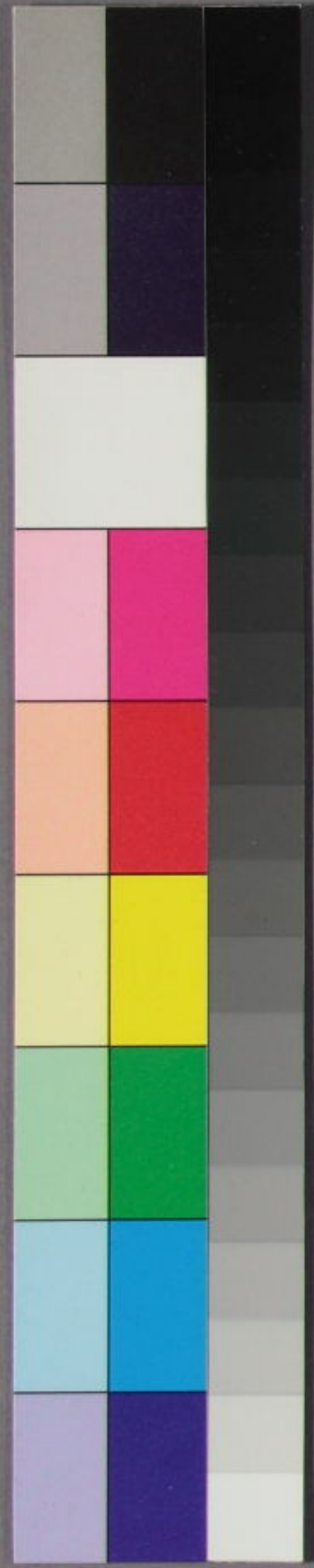


隨書雜識  
四

共十

リ 6  
4065  
4



リ印6  
4065  
卷10-4

文苑雜識卷之四

附廟時大臣太學被罪 李澂事

李奎綿事 浚渠事

中宮大禮事 金相在魯喪事

洪景海事 高莖少聖事

金時祭事 正言洪述海達事

李顯恭上書 安相五事

知事朴致遠上書 禁酒傳教

龍安縣監李潄上書 文衡園點事

科弊整理正論音 李東玉事

玄昶獄事

文臣殿講事

正言韓必壽書論尹得徵趙宗濂事

卜相事

尹冕東魏興祖事

持平李允郁上書

慎浚一鞫事

李敬基李思觀事

沈一鎮事

李益炆賜第

浚川事

李潭鄭益良事

持平金養心所達事

卞致遠鞫事

李益光事

慶德宮改號慶熙

持平李世孝上書

三臺臣遠配事

左相李瑄上劄

陵行雩壇親祀事

宋載中落第事

左相出仕事

鄭松事

故金煥復官事

持平韓錄所達

崇節祠事

李普觀事

慶熙宮秘御事

金有宣事

持平朴師海上書

領相遞免事

柳謩事

李最中事

東宮幸溫事

掌令金永奕上書

鄭枋事

持平洪相直上書

吏判入直本曹

申鏐事

申大修事

學儒黃萬錫等上書

撤樂事

東宮進見事

獻納金藻老上書

徐志修徐命膺求對上書事

世孫入學冠禮

掌令尹在諫上書

上候平復宣諭事

洪啓禧沈履之事

安允行李商芝事

諸臣自卞書

館儒上書事

金魯鎮事

洪啓禧罷職事

韓光會事

左叅贊李昌誼前判書李昌壽上書

掌令李普觀上書 大憲尹鳳五上書

大諫柳正源等上書

宋明欽上書

民家借人配事

司直李永暉上書

諸試官及趙榮進事

文苑雜識卷之四

附廟時大臣太學被罪 己卯五月

五月六日 仁元王后附太廟 親祭陳賀後傳曰五十年  
母臨同享太室太學諸生凡於陳賀即皆進箋或呈政院或  
呈正門矣今日了無聲息任在君師不覺自慙關係不輕大  
司成黃景源罷職掌議班首勿限年停舉又傳曰太母升附  
臨殿須赦之日大官不謝不叅今日無賢闕無大臣領教寧  
趙載浩林川郡付處傳曰領府事俞拓基以白首舊臣今日  
登殿臣分齋焉若非關係於今日者則其何論哉付諸兩司  
是夜傳曰羣下之道坐見壺位之曠其曰君老而不請此無



臣分也雖下教之前大臣同為人侍方有建請之事其稱嘿  
嘿此亦無臣分也坤位命丘之後若無上慰之言此亦無臣  
分也位在大官而詐殿佯若不知臣分若此雖無賀語亦何  
可慰君為臣子於今日事若有毫分不滿之心是將心也為  
人臣不知坤位之重則將至無君之域若不嚴懲何以樹紀  
綱付諸兩司非人君之道何待其請領府事俞亟施行黜之  
典初七日領政李天輔待命金老傳曰領相脅命過矣而  
國之重事登筵嘿嘿前後系異領相李天輔罷職不叙以嚴  
輒坤之重初七日太學諸生以嚴教引嫌捲堂書進所懷以  
為列朝以來元無祔廟時太學進箋之例館官以聞東宮令

勸入諸生即為承命入堂是後俞趙兩相解謫六月嘉禮俞  
為策禮正使出行尋出郊外趙性春川不出

李奎緯事

己卯五月別試策問家禮是時中宮嘉禮方行棟擇舉子李  
奎緯對策頭稱引國典棟擇事以為此何代之禮而陋且不  
敬甚矣試官得之以為非所宜論乃別封置揭榜後試官吳  
彥儒見領相金尚魯言之求視發之金以為語非不道不可  
奏發於是持平安無濟上書言之請捕治之東宮引見承旨  
洪準海謂其難處明日大朝入侍領相奏之以金諫為非且  
曰奎緯特動於科懲而為此不足深論六月五日傳曰今聞安無

濟上書其涉訶之取其卷而命讀之不過且中科德挾雜不  
緊者其心無他不過年少愚騷之致何足捕治頃者以書題  
事嚴飭則以其人為試官不思自勉其文不過一西而書外  
置下其何不可而重襲而來向于相臣皆試官之罪也諸試  
官一併罷職安兼濟通若文雖可嘆士習不正通德郎李奎  
緯停舉代加之法近來太濫以奎緯觀之當為從仕郎者據  
為通德郎此後代加時申明舊典濫為舉行者當該該官施  
以制書有違之律又傳曰莫重邦禮么麼苗口章甫敢以陋  
字肆然特書關係不輕李奎緯永刊文籍勅里不軌不謹書  
題其君父釋衰其父月而未瑞無杖之向其亦非是試官徐

志修刑黜既有此無嚴不敬之對全臣得休安兼濟勿違其  
文令改院付丙試官罷職視告其彥及金善行徐志修趙重  
晦李商芝李廷結李世演其後其宗人承旨李秀浚等族會  
決鬻奎緯以謝之

### 中宮大禮事

五月初四日孝昭殿口奏云

初三日左相金尚書入侍言  
大婚之意明日口奏以當行

大昏  
之意

五月嘉禮都監堂郎明日舉行事下教六日政嘉禮都

提調左相申晚提調洪象漢鳳漢趙雲遼差出初六日附太  
廟後初揀擇二日傳曰幼學金漢蒼女縣監金嘗女幼學與  
錫周女幼學尹浚行女前注書金載祿女生員俞慤女再揀

擇入叅餘皆許昏四日再揀備忘記金漢者金魯尹得行女  
八三揀擇餘皆許昏五日傳曰三揀擇後宗社及毓祥宮微  
序殿告由祭依例舉行吏曹正使領府事俞拓基副使兵判  
趙雲達八日政院啓曰大昏三揀時有大臣禮堂命於下問  
之例明日命招事敕稟九月承傳也下教賓斥曰大昏定於  
幼學金漢者之女何如領相金尚書左相申晚右相李塲禮  
判洪象漢叅判吳遂采叅訖李維秀啓曰臣等以承聖教允  
叶神人之望此誠一國臣民之福不勝抃賀之至傳曰知道禮  
曹王妃嘉禮時納采今六月十三日辰時納徵同月十七日  
辰時告期十九日辰時丹妃二十日辰時親迎二十二日辰

時同牢同日午時推擇啓吏曹政事敕寧知正單金漢者王  
妃父例授十日謝恩金漢者十一日吏曹頒敕寧馨與府院  
君單金漢者鶴城府夫人元氏王妃父母依法典封爵十二  
日謝恩領敕寧金漢者二十二日大駕詣於義宮大殿中宮  
殿還宮行同牢是日親臨陳賀頒教丹禮都提調申晚以下  
賞典二十七日傳曰中宮殿冠禮以來月旬前擇八閏月四  
日鶴城尹夫人以原豐府夫人改啓閏月八日中宮冠禮成

洪景海事

己卯六月金城縣令洪景海銀溪察訪朴必孫以春川公都  
會試官罷場歸路二十一日到狼川值水漲乘小舟沂上



丹覆滄元監司沈鑄狀聞傳曰洪景海連以國事效勞今聞却疑非真令該曹從厚題給其子待年長調用朴必珍見其精明其涉矜惻令奉道願恤妻孥後月命致祭景海祭文親製以下其家尋尸久乃得之於春川江歸葬

金時繫事

己卯閏六月十二日

副學金時繫上書東宮曰自古儲君之德必以仁孝溫文稱者誠以仁為萬善之長天地生物之心也孝乃百行之源而為堯舜為治之本也若其溫潤文雅氣象若外惠業之盛豈過於是哉况今世孫年才齒學德性未定尤宜先懋自修以為身教之道而邸下一身臣民之廷頸顙望容有其極而成

有左右近習不詳於奉獻之節掖隸宮屬橫肆於街市之間其所以做托仰累者不貲邸下豈能悉知而諸臣惟或憂歎不敢一陳豈無愛邸下之心而然哉伏願明加禁飭以昭乎明之憲日正士樂聞讜言使其動靜云為粹然一出於正焉人上則子大朝曰私者公之對也今任用之偏財賦之匱言路之壅皆由於私夫碩德應仕古人所戒而朝著之上大半姻戚之臣中批除授本非美事緋貂之班率多親擢之類諸宮折受或濫於祖宗之制賜予之恩下及於宮屬之賤羣下不能匡正乃反相掩貨賂公行政注清濫科場不嚴若其言路之閉則聖智出類俯視羣下誠思十數年來聖意所向

有以羣下之言而止之聖心所不欲有以羣下之言而行之  
乎加以章奏路絕疏賤之言尤無自入大小諸臣一味將順  
因狃成習恬不為怪唯此三者皆流私出正宜不俟終日斷  
然克去羣下之背公循私一并繩之以法也書入明日東宮  
答曰所陳憂愛切至可不體念仍下令即見副學書本近來  
宮屬及假托宮屬之輩閭巷市肆之間或不無出入作樂之  
事事極驚駭令攸司嚴查各別重繩此後亦為各別嚴飭俾  
無如前之弊十三日入侍時傳曰金時繫劄中精神全帶傾  
軋同朝之人而即一譴書也任用之偏四字已包無限意思  
黨心自露不為不肖思過三年渠亦侍從位在下大夫以書

為劄無一慙君之語其遺目下邦禮何暇言哉謂劄首不言  
劄制及大臣  
軋國若有紀綱此等無臣首者豈無其法遙望象設心瞻若  
墜不問其心其亦實典黑山島投畀倍道押送明日大憲金  
善行大諫趙鼎明請對玉堂劄曰殷庠制訖周梁禮成國人  
均抃彼時繫豈掃無哀慶之忱哉良以劄子之規不同書疏  
三司之禮又異大官除君恩朝廷外例不敢根及情禮藉令  
當言而不言亦不過踈濶之失今乃律之以無臣節或有欠  
於大聖人平恕之量也近來進戒者輒曰閑言語而聖教若  
曰諸臣有懷則可劄可奏不必疏啓今時繫一劄語或狂踈  
意則憂愛而突程庫島口首再誦或怨聖世得殺諫臣之名

世傳曰侍湯誠淺仙馭莫攀中月又過而身為玉署之長伴  
若不知無一句及此眼無宗廟太后也馬道不敬之律身其  
滿腔黨心欲售黨心於渠薄物細故效逆輝不顧所重之習  
掇逆志巨測下句之開即此一事於渠斷案而亦風不論只  
此以重處而不向其心惜其職名之教非徒寬也意蓋深矣  
則為今北面于予者焉敢罔哂於其間而敢欲營護此亦一  
時繁也求對兩司長官為先遮差陳劄任臣一并遮差改院  
不願太后甘心隨類今日仕進承旨一并遮差此後關係時  
繁章奏勿為呼聲丘言李呂任劄子不為呼聲牌不進罷職  
是月晦因旱疏決時繁命出陸配長城宮屬人等刑曹判書

申晦叅劄徐命膺等捕問尋已明年六月又因旱疏決持教  
赦釋時繁旋寢之甲申丘月始放釋

李顯恭上書閏月二十九日

黃河監司鄭玉人本瘦殘年又老暗意外藩臬之擢一世奇  
驚而不有堂劄之斥冒膺補外之命廉防大壞物情俱駭今  
番唐船患生營下咫尺之地人多致傷畢竟拿罷之律只歸  
帥臣玉則晏然亟宜謹罷正言安兼濟為人倭詐行已鄙悖  
言訖反戾初八空地行止飄忽縉紳唾点頃上一書指意條  
閃大失全體縉紳亟宜改正檢擬政官推考宜矣荅不從  
顯恭罷職全官李壽鳳李潭朴起采等上書救之還收大朝

亦聞之勿罷兼濟上書自服以為謂臣率爾不審而上書則  
臣當受而不辭而勒加不親之語則不可云後十餘日  
既鄭玉因都事辭職上書上送例批不許仍而行公

知事朴致遠上書四日

伏以皇天眷佑于我東方聖上封爵之寶甲還回於啟序三  
年之後坤殿患候不日平復於丹梁禮記之初億萬世無疆  
之休業基於今日臣民欣慶八域惟均伏惟我世孫政茂夙  
成丹封禮成朝野之歡欣為慶曷有其極仰惟我聖上暨邸  
下所以嘉悅而期望之者尤如何哉棟運方正之士左右輔  
導誼養氣質之方薰陶惡性之術宜無所不用其極學業之

成就必有長進之效而古所謂固以孝仁禮義以導之者惟  
在保傅左右之得正臣而濡染浸漬不勞而成則豈非邸下  
以身教哉昔者文王之為世子也年已五十餘矣聖慈出類  
已有平天下之氣象而其在王季之側日三問寢惟世子之  
職是勤故禮記中有文王世子皆記文王為世子事王季克  
孝之節而又錄武王之事於其末蓋曰武王之孝文王之教  
也臣未知邸下所以教世孫者果如文王之教武王乎大朝  
之處儲位也潛光晦養允臨軋初之象而恐懼修省誕膺震  
享之義今日邸下所處即我大朝昔日所處則邸下所以當  
仰法者豈不在於大朝乎邸下不惟責世孫以武王之孝以

文王世子之事反躬自省在師不煩在保不勞如文王之為  
世子則世孫所以視效而成惠者豈不於武王哉臣以見邸  
下禮大朝尚早之意至有減膳之令梓肯懇惻足以感動神  
明則邸下所以仰體大朝之意於此可見推此以去邸下之  
教世孫何惠不若又王而第邸下春秋具威而氣方強英睿  
太露喜怒任情舉措之間少有過不及之差則已非列聖朝  
執中之家法而近日傳播於遠近方口喧傳不一而足孰敢  
曰邸下真有是事而側聞巷間市廛侵染橫斂空名負債動  
以方計雜貝鬻帽何所用而奪諸道路弓矢刀鉞何所喜而及  
禁直臣雖老悖決知邸下之必不如此而玩戲之際一或有

言則下輩乘風憑藉虛鳴利歸於私惡歸於上愚氓何知誅  
誘載路誦謗之道在邸下一號令之間以願溪加軫念馬夫  
大孝之道惟在孝順親而自古言太子之息者不出於溫良  
慈仁四字則邸下之所當為者闕寢視膳之外類接宮僚討  
論經義詢咨政務檢攝威儀勤遵禮法頤養身心涵詠息性  
乃是邸下之事而今則不然棄先王之法服襲武夫之裝束  
狎昵羣小日夜遊戲不但大有損於民望馳馬試劍滕文公  
之所恥而韓愈擊毬之戒思之凜然邸下試於清燕之暇取  
而覽焉則可知戒懼矣抑臣又有所聞掖隸輩暴橫擊刺肆  
行市街鮮裝結隊挾樂張戲乃敢跳跟於聖廟莊修之地至

與多士相抗動稱令旨倘非邱下下令驅逐其貽累於睿德  
尚復如何世道澆薄國言沸騰甚者至以為肅清禁門鑰  
不嚴深夜曲逞娼樂闌入是豈可聞於隣國乎此莫非掖隸  
輩依憑作鬧之致若不嚴懲孰知邱下之本無是事宜急查  
究付諸法曹一如向者之處分以明王章焉至於宦妾之賤  
不過掃除守門之任而自古殺禮熒惑喪息亡國靡不由之  
則嚴加斥逐不與狎昵者固是英明之德而如有負犯出付  
有司明其典刑以示邱下好惡之正則防微之政孰不欽仰  
而今則不然不問有罪無罪少不如意則刑殺浪藉遠近傳  
聞若不自保皆由邱下好殺不已豈不大有損於慈仁之道

乎并前一二中官之枉死邱下旋即悔悟施以恤典甚感惡  
也其後聽聞又復如前縱使此輩有可使之罪刑人殺人梟  
亦邱下所當為人情寧不駭懼天心其首噫佐邱下上奉  
大朝下率百僚故令施措當以一段誠意推去不宜有所隱  
諱也向者玉書長書中請治官屬之說有何碍眼而喉院  
之臣職在出納不惟不能惟允刑改書本使陳戒之書不待  
一徹聖明睿批免覈之令者奉行無終此等舉措雖古之掩  
蔽聰明者曾所未有而乃出於今日喉院之臣豈意聖明之  
世有此亡國之舉也此而不治則壅蔽上下之情將無所不  
至而末流之蔽已不可勝言而三司之臣無一人舉劾而止

其罪是三司之臣負邸下也嗚呼臣之所陳數事皆道路公傳之言非老臣之敢許而為說也風聞浮淺雖不足信以訛傳有口皆誦獨邸下深居九重未之聞知身寧不痛於三公者太師保傅之職也責在輔導成就而未聞一言匡救臣不敢知今日國勢憂危置之無可奈何袖手越視有相如此將安用之是大臣負邸下也舉朝臣僚私憂竊歎合嘿苟容是舉朝負邸下也邸下孤立無與因恬度日民心日以益離國事日以漸乖大小臣僚無一人警咳於邸下之側苟非微臣瀝血一進誰肯為邸下進言哉成湯聖王也而仲虺猶以不通聲也不殖貨利改過不吝成禹成王令主也周公乃以無

謠于觀于遊于逸無若殷王受之迷亂剖之人非堯舜每事安得及善邸下法風需之大象凡臣所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痛加克治允蹈軌則以貽燕翼之謀仰俸大朝付托之重下副萬民延頸之望則日月之更萬物成覩睿息日就于高明國勢永奠于盤石豈不盛哉臣歷事三朝年滿八耄飽經滄桑亦忝著社生死骨肉莫非聖恩而再登前席猥蒙天庥獎以氣節許以直言為國一死臣所不辭而方保秋涼將欲乞身聖朝歸死故山今若嘿無言而去是臣負邸下何辭歸告先王乎言之至此不覺涕零茲敢略陳所聞仰效愚忱云云答所陳無論虛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矣卿以耆老之臣

言出憂愛可不体念焉元書留中七月六日持平姜必履上  
書曰朴致遠之書禁令之下臣雖不見其全書而略聞大槩  
則言、切直字、忠謹欲納我邸下於至善無過之地遣辭  
之際不能無過激之語而邸下特降隆批特垂聽納辭氣雍  
容意度寬弘有君如此而臣下不尽言難免為忘君負國之  
罪人從今以往孰不欲劊其肝而瀝其腸乎吾東方億萬年  
無疆之休業基於今日之一批而向來萬民無窮之憂今始  
泐然冰釋豈不盛哉第以聞迺後下令原書仍為留中批旨  
勿出朝紙臣不勝訝惑未知睿意所在也如或有一分近似  
於言者之所陳則是邸下之葉石也頂針也宜以致遠之書

昭示羣下曰某事某事非吾言而付之浮言某事某事是  
吾所有當自勇筆云爾則舉措明白處置光大而不此之為  
反禁朝紙之頒示有若苟且彌縫或恐人知若然使愚民驟  
聞則以為邸下外示嘉納內懷憚改則豈不大有乖於藩  
明、之惠耶臣愚以為書本及批旨不為頒示之前即邸下各  
過諱非之日若然今日樞紳願忠之臣必將次第陳息不  
知有幾箇致遠其將一一留中掩眾使一國臣民終不明知  
耶邸下若無体念之實而徒有体念之批則此等批旨雖日  
下十數徒歸於紙上空言矣伏願以致遠書本及所下批  
旨還為墜下政院頒示中外親製青躬之文深陳既往之失



痛自惕厲內自精神心術之隱微外至動作云為之著顯一  
反前過上告大朝下布臣庶則大朝悅豫臣庶雀躍上下同  
慶百祿川至祈永之本其在斯歟答曰所陳体念原書付于  
座右朝夕觀鑒警省焉書批當下矣是日朝紙出致速批卷又下令曰  
日昨以憑藉作弊之類嚴治事下令而返來紀綱解弛此後  
無此弊未可知自今以後令法司直為捕捉依法嚴勘

龍安縣監李瀟上書八月念間

伏以臣待罪下邑竊伏聞京外傳說甚籍籍曰我邸下不得  
於我大朝而將不知何樣變禍起於何處云云而願此藉  
之說掃無詳告于邸下者故邸下不知也臣為邸下一言而

死使邸下知之伏願邸下亟警惕大德初抹然惡艾恭脩子  
職焉人之二死亦重矣必也百利都黜眾愆俱淨然後能辦一死  
今臣是也然臨死一念猶係於臣之子以此推之則大朝眷  
係於邸下何以異此抑邸下不之仰体抑何故也臣之死非  
一朝之勇耳自聞傳說以來從容商量者歲月已積久傳說  
者日益藉甚而告戒者聞無其人願臣再忝桂坊屢陪書筵  
仰瞻我邸下天日之表嚴恭之儀真天人也而只緣輔導失  
宜睿意少虧致有此傳說臣宗痛惜焉臣以舊日宮僚不為  
邸下死而誰為乎若臣能言而不能死則恐邸下以為空言  
未必亟警惕大德初故臣以死仰勉焉臣歸語臣祖臣父而

邱下庶幾改諸相與側身而保若聞國人咸頌曰我邱下負  
罪引匿改行盡性允為我孝子邱下云爾則臣當與祖臣  
父百拜蹈於九泉之下而不自惜其自殞矣臣不能激切  
祈息之至謹自斃以聞

李自持書入政院納之因自刺不殊  
血流于庭既而與故家轉歸砥平不  
出

科藥厘正綸音 己卯九月

綸音科場之弊其聞孰矣或請面試或曰大比之外切勿取  
士所謂面試陶穀之子張奭之外予所未聞白首暮年豈忍  
行此齷齪之事乎或有慶應行謁聖豈不取士乎此亦難行  
也此後明鏡科及謁聖觀武才時儒生對舉外壇廣初試後

除臨講三經中自願一書除釋背誦取粗以上重試對舉庭  
試亦依此例此外慶科稠疊每於其年季秋合設庭試別試  
必也初試後講經而九月之後雖有邦慶切勿再設翌年九  
月設行亦依定規謁聖觀國之光取士無過五人觀武才儒  
生庭試及重試對舉庭試俱無過三人每榜抽姓親試其才  
應為芸閣分館者外雜當付槐院者不能則當付國子其當  
國子者當付芸閣永式遵行場中滄雜亦由三字之題此後  
書題取稟特除歲銘頌一体定式凡月十又明日綸音曰大  
科既厘正小科其何泯哩此後小科初試後除題訖講大司  
成試講初試諸生以小學除釋背誦取粗以上其大科中直

并六者於分館雖無干涉親試時其若不能勿舉清顯又下  
教曰此後節製居首者予當召試其專經能誦者直赴殿試  
不通者直赴會試若不親試當依例下教而圓點儒生五  
十點準點後豈無慰悅之道乎此後圓點儒生試取時光為  
殿講一經取粗以上製述賜第其到記儒生殿講乃復舊例  
而講經儒生試取亦復舊例無過二人純通者多而比較以  
製述為之科講之設本為士子不讀書而因卷判  
趙明身所奏而有此式至丙戌罷之

### 李激事

李激自南平縣監登第中除批校理後數日吏判閱百祥擬  
兼司書副學趙明具言于公座以激太驟欲論正之激上書

曰伏聞長僚以臣驟躡恩數太濫至有公廳中坐之歎顯示  
筵席仰陳之意公議如此傳訛狼籍乞行刊汰明鼎對書曰  
激通籍未滿二旬未經一文職瀛館特除恐欠於諸養之道  
故欲一陳於筵席而未果矣激乃執以為說誠是意外九月  
十七  
日後數日 上命遞激職以申廡隅尋除修撰激遂出仕激  
本不文濫第反為是職人皆不悅故明鼎言如是

### 浚渠事

己卯十月  
望間定議

城內川渠因年久沙土壅積水高閭家多沒丙子間有浚渠  
之議至是命浚之以文武宰執洪啓禧洪鳳漢李昌顛朴相  
德金漢耆鄭汝稷吳善行等為堂上 上召見部民等詢利

害因教以民丁浚自願赴役勿調發其願赴者自詣府書名  
於是民皆應命士夫家各出其奴有官者多至十餘人小不  
二三人期以來春始役

金相在魯表事

十月十五日前領相金在魯卒訃聞 上驚悼下教以成服  
浚從世子吊臨喪次於是禮判洪象漢請對大臣金尚魯李  
塲等上疏止之承旨玉堂皆請止之在魯子前恭判致仁亦  
上疏請止之乃許之至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祭文親製下仍  
命不待謚狀而賜謚忠靖

高夢聖事

十月二  
十六日

持平高夢聖上書請金時繫解誦又言吏曹叅判尹東度干  
囑僚席苟簡可恥全州判官徐魯修專事肥已 上召入問  
而責之夢聖不敢言但云惶恐玉堂鄭光漢以為夢聖既入  
對當爭執時繫等事而但避謝失金休請罷職許之 十月二  
十六日  
浚十餘日前吏判閔百祥上書以為都政時閣外會坐東度  
提及監役事臣但領之而已元無干請之事又聞夢聖入對  
謂臣因此事而嘗東度然亦無是矣東度亦上書自承嘗修  
被拿原情上判付曰覽洪無可問即令還任 十一月二  
十四日

正言洪述海違辭

十一月  
十八日

故府使沈益昌以逆鏡切姻卵育妖儉締結賊商昭鑑所載

荆佐廷玉之招情節畢露辛壬之禍益昌為窩主請益昌退  
奪其官世良凶謀與輝鏡一也前叅判吳遂采以其子為世  
良孫婿在其退奪之後此輩無所懲畏乃至於此請遂采削  
奪官爵金時繫之被謫雖因事例之有違人情抑竟至於尹  
蒼東徐迴修柳懋既被宥還亦既收叙而一自侍從業付籤  
之後便作聖世之棄物請亟收時繫遠配蒼東等付籤之命  
說書洪樂純少而無賴長益凶狠發跡娼樓為眾惡之所歸  
出入屠肆與賤隸而甬汝湖營子舍恣行鄙悖道院講規肆  
口詆毀奪人畜妓醜聲喧藉屏逐病第人理滅絕通藉未幾  
奔走伺候惟利是趨倚張浮言踪跡詭誕興訛造訛傷人害

物搢紳皆畏其交構恐其陰中此而置之朝廷寧謐必無其  
日凶國害家終非別人請削去仕版全閣論人雖許風聞枉  
撰愛幼以濟其私案為搢紳之羞高夢聖之論尹東度也盛  
言干嚙之非政注之雜及登筵席反加獎誦便一褒啓言議疲  
軟况其閣外酬酢既無他人之叅聽則豈以虛謊無根之說  
徑陳筵席乎請夢聖改正答曰益昌事罪關逆律遂采事擬  
律不輕余不稟而豈可輕許乎金時繫大朝處分之下焉敢  
若是洪樂純事亦涉過矣夢聖事依違於是述海避嫌而退  
大司憲黃景源上劄曰諫臣之嫉樂純胡至於此樂純忠信  
而敦厚文章之美卓絕當世風義之峻度越眾人早負士友

之亂蔚有國咒之望可謂才賢之士而諫臣極口詆毀無一  
究行近日措紳之間疑乖漸深怒之所及孤行者或受其詬  
憤之所加清修者或被其詆若此不已金閣之列又不能浮  
囂之論至於何境宜少裁抑以鎮世道請正言洪述海罷職  
答曰近者言路寂寥述海之言勿論過與不過若是陳荅余  
莫曉也二十一日後數日院達處虱曰睿批匪怒雖不必嫌憲  
長請罷勢難行公請述海通差樂純事傳達司諫李壽德其明日  
傳曰金時繫事所重何如尹著東等事所關何如若此論列  
放恣莫甚事當極再而益昌事雖其晚矣金休則是洪樂純  
事莫如其人亦莫如其事兵遂采事果若此退論乙亥以前

其雖歲久論則是矣高夢聖事其亦金休其宜參的洪述海  
削黜又曰言事之章并不答以奏已有下教年前命凡金章承高持入東宮  
受批後仍持奏大朝沈益昌兵遂采事關係既重元良不答又若此則  
宜即奏也而並與朴致隆書而不奏朴以司諫上書請釋金時繫而承旨不持入受  
批又不奏大朝但納書東宮而下批其涉非矣若無下問何能知之事涉寒心  
其亦不職當該承旨通差承旨成天柱俞漢蕭傳曰近者舉措莫測恠  
者多洪樂純事洪述海所論與黃景源相反就是孰非此亦  
怪之一端然却憲之章比也章事体尤重亦不以奏今乃知  
之事極寒心當該承旨罷職承旨李基敬尋下教通差傳曰沈益昌事其  
請已晚兵遂采事堤坊宜嚴承旨求對元良前答中受依於

是承旨八對沈吳事以依違改書不傳曰世道滄曉而惟庸  
生舊黨之外自中生蠹黑又食黑白又食白洪述海董景源  
持一洪樂純或扶或抑金時縶為副學其劄一不凍慰下教  
之後不知自反乃敢游辭周遮無巖無憚尹若東即何人洒  
矣雖不足道即一黨心柳慙則庭奏之且入侍注書更不為  
黨陳書歲金櫃之人乃敢營護著東欺其君負涉降徐迥  
修已見其人亦不足道取其章劄其名此禁錮終身之意也  
十一月二日是日洪樂純上書自忤以為述海以朴志源劾其  
父啓禧之後疑怒諸人以臣與志源相識使門客宣言恐喝  
終有此挺身而薄於不當疑之人且子舍鄙悖講規詆毀奪

人畜妻皆虛妄之說而屏第一言臣之弟有奇疾為飲江水  
瘵疾出寓江舍而其言如此即闕倫常乞與述海下司啟核  
虛案又曰聞述海父於稠坐中大言曰洪某若八金則將劾  
吾故家兒不得已先為此舉云然則述海論臣蓋動於無根  
之言為此先發之計也東宮荅以心雖痛寬金休甚重不可  
查不判洪啓禧對書以為樂純於志源有何干涉臣挽述  
海勿論而述海以為論樂純之說未發而先播遂若止之則  
恐反被中傷而上及父兄故不得已為此云臣與諸人言不  
過如此而樂純乃絕去首尾而為此也後數日 上命納兩  
洪書傳曰今覽其書一則躁競一則浮曉若無浮曉及交構

何生樂純以交構之言登諸其書啓禧則述海雖率着反詈  
樂純非重臣之体樂純啓禧并罷職李修憲亦罷職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幾望同述海先趾海乃傳金時繫柳慙等啓於是述  
海及兩洪并命叙用

安相五事

己卯十一月二十七日

己卯夏武人平山府使安相五以貪贓為御史金光國所啓  
拿因核問既而御門親鞠旋下禁府杖問自服其贓數千金  
將置之極律元景夏因入侍言親鞠太過至冬三覆時十二月二十日上曰前後名登御史書啓者十倍相五而其律止於投配  
禁錮若干年亦蒙蕩滌今相五官馬載送此非放恣也即儻

侗也入於衙客之袖信其猾僕名幾二百金予則曰渠之肥  
已不多也究其法則可殺究其情則不過無職無形之致特  
貸本律大靜縣減死定配終身禁錮 傳曰此後則勿限年  
禁錮之類雖蕩滌更勿檢擬字收事施行

禁酒傳教

己卯十一月十三日

傳曰禁酒即予苦心頃者臨門之後其猶小息近者其禁復  
弛今聞犯釀勸律至於凡百餘人甚至道中使酒人被捉者  
不可文具劄諭而止自今日減膳三日京兆秋官諸堂越俸  
三等五部官下禁府勘處部屬採縱捧賂至於半百金之多  
云都下如此外方可知近者耳目聾啞不可不飭并罷職不



叙其使酒被捉者令秋曹嚴刑三次限已身為奴海島十二  
月七日遣宣傳官摘奸城內外儒生徐有仁安倫被捉定配  
又士婦寡女韓氏被捉並京外酒釀狼籍數遣宣傳及御史  
探捕治守宰不能禁又自秋間緣海州縣有虫如蚊蚋成羣  
食苗至冬猶存冰底食草根又江華仁川等處倉穀心中有  
虫藏蝕米顆人言此等虫遇酒釀則死名曰滅穀虫前所未  
有云

文衡園點事

十一月二  
十四日

傳曰前大提學命拾園點十點金湯澤九點南有容李鼎輔尹  
汲李成中尹鳳朝賓廳啓曰大提學園點以入而大提學金

陽擇嫌不自書其名故依前例添書園入之意敢啓金湯澤  
落点是園也前園人李存中以御抹吳遂采以削職拔之李  
鼎輔陽擇新薦也

李東玉事

十一月二  
十三日

十一月七日親臨明政殿賜柑試士各取京鄉一人命於試  
紙書京鄉字以表之李澤遂洪檢賜第有李東玉者亦被抄  
明日俞榜中人八侍東玉避不入其後聞東玉復書其名於  
郡守鄭象仁試奏得抄承旨蔡濟恭奏之十一月十三日傳曰東玉  
八侍命下後無其人恠之豈意作此駭舉乎不可拔去而止  
令該曹即為捉來特施當律東玉逃不得捕

玄昶獄事

己卯十二月一日

毓祥宮有偷竅親臨奉審行慰安祭收宮屬親鞠元兩日傳  
曰玄昶身為內官乃敢偷竅於莫重之處箇、直招依法屬  
斷、不可已而休昔年仁心特貸一律黑山島減死是配大  
司憲鄭光忠所懷玄昶以守宮內侍偷出簾帷等物不可減  
死而止請依律處斷正言韓必壽亦請之不允是日玄昶刑  
二次其黨十餘人皆減為奴凌數日捕斤獲盜一人即訓局  
卒金碩泰得其贓乃毓祥宮神帷也 上親鞠承取杖死其  
餘數人并放始知玄昶之誣服遂釋昶

正言韓必壽書論尹得徵趙宗廉事

十二月

書曰上曾參議尹得徵年老癯疾無陳力供任之望而水官  
佐氣雖曰閑向累歲虛糜瘵曠可同宜遞改之泰川縣監趙  
宗廉署經之後全臣既以誤出引嫌而冒沒赴任廉渴所關  
不可置之宜斥罷也許之

趙以尹就商外孫婿  
除邑署經時有全言

卜相事

己卯十二月十九日

左相申晚遭父喪免命卜相領相金尚魯右相李瑬詣賓厅  
用前望以前相俞拓基李天輔趙載浩及前判書趙榮國卜  
八命加卜相兩相請對八侍稟旨乃以尹判閔百祥守禦  
使鄭翬良卜八閔棟相洪鳳漢代為尹判後三日百祥上書  
辭職李瑬并左相亦上書辭職承批出謝百祥三辭不出因

上教備來乃出謝正月十日

持平李允郁上書庚辰正月三日

書曰及第趙進道即德構之孫德構出謀弑申出徒一串心  
腸經斃中路不得施刑其孫得免連坐幸矣乃敢入場圖勞  
宜依妖錄例乙巳科刑黃州牧使金光國地既寒微性且  
巧佞不思本分貪進不已乞養之書死不瞑目等語非人子  
所忍言者淮陽大邑亦足養其親何薄不赴光國以承旨乞  
得淮陽歷評既  
卑見其重記薄畧乃厭避不海西雄州涕泣乞憐宜刑削之  
赴吏判韓翼墓乃除黃牧  
以厲廉耻金山郡守鄭志浩為人悖妄刑杖太濫一境嗷嗷  
亟宜謹罷科場法禁何等嚴截而梁山郡守李賢俊性乖別

試以監試之官外以無私榜示諸生及出榜姪姪親密皆預  
其舉試觀諸試券可見用私之迹宜施科場用情之律大  
朝納其書趙進道事義理森嚴依施金光國乞養不赴焉可  
無所鄭志浩李賢俊拿處賢俊原情以為枉疑虛舟先揮軟  
地意指京試官沈勗之沈時為正言亦拿問口招兩皆罷職  
不竟二月七日是後賢俊復拿奪告身三等九月四日

李敬基李思觀事庚辰正月六日

初上有鄭玉李敬基李思觀朴道源等可除方伯之教其  
後玉堂陳劄論事以為方伯之任是教指定有同承傳為不  
可也已卯夏間於是鄭玉首除海伯赴任臺臣李顯恭駁之見李

基敬次為東伯上書引堂劄為嫌自鄉不來大臣啓請禁推  
促之不應命命入侍又不入牢辭上乃許迪而獎之因拜承  
旨出為義州府尹朴道源次為完伯人謂亦當不赴而道源  
乃不辭而赴任李思觀自義州為湖西伯乃上書辭如基敬  
上累促赴任不應命入侍亦不入乃貶黃州牧道源之赴任  
自謂鄭玉基敬書出上教於朝紙已及思觀但有筵教不書  
於朝紙可無嫌也人謂其道辭既而思觀不赴任人為道源  
羞之

李益炆賜第

庚辰正月十日

仁政殿親臨人日製試士萍實賦大學子金湯澤主文趙重瞻

為首明日依新定式親臨試經重瞻誦書經不通降赴會試  
其次李益炆通誦賜第赴殿試仍復下教定式自今雖入格  
無得試講以杜倖門謂非居首則勿講以賜第

李潭鄭益良事

北道胡市每年開場於會寧又間一年開市於慶源中間胡  
人私徵物種於兩邑守令累年之後積至布四百餘疋皆徵  
於民民不能堪已卯夏鍾城儒生等上書稱寃上聞而驚  
駭乃拜李殷春為北兵使李潭為評事兼御史往監之凡例  
外加徵之物一切防禁而或慮胡人生梗仍許監兵營例贈  
之物加數充給以代之於是潭等乘驛馳往十月晦間入北

營潭以會寧府使鄭益良貪贓狀啓封庫既而發軍掩捕益良送行營朝議以潭為叛舉命推考以罰之仍拿益良詣禁府問之益良原情累千餘言盡說其狀其略曰十一月夜在府衙忽聞喊聲震地火光連天數百名軍校各持杖突入東軒劫奪印符御史入房中逼令驅出押送行營矣身以為邊地守令雖死不可擅離信地多般爭執則御史喝曰吾於辭朝時親承 聖旨若違令則當先斬後啓詎罵如奴擁往行營御史仍據立內門使軍校直入矣身所畜良家女所處扯拽頭髮赤身駢出驚致墮胎仍搜奪内外衣服真諺書札是時城中民皆奔竄雞犬駭散館胡亦驚將出館迤走本府

官吏無不受刑且今番胡市時朝家所許只是營贈布三十疋而已故舊例邑贈布海參之屬則元無備置以給故館胡怒出館門將馳馬還歸御史無計挽止乃令牢閉城門使邑屬擁馬懇乞又為貸出鍾城所存海參二百二十斤以給之仍令勒收會寧漁戶海參累百斤還報鍾城之貸又使盡收商賈八九升細布二疋分給館胡而海參舊例但給通官今番則遍給次將等而通官及博氏終不受故御史勒令座首追給於鍾城去路之意劫捧梟示俋音此時館胡留館元限二十日外加留三日而凡干人情之物一無所減甚至於擇品加給雖曰革罷邑贈實則無一減除幻其名目添入於營

贈中且紅哈至賤海參至貴胡人亦知之今則紅哈名色中代給海參以增後弊且舊例胡人到館後本府假粧一吏名以戶曹書吏入送館中書物目遍給諸胡今番則以朝令至嚴本府不送書吏胡人怒喝則御史又使入送府吏不欲入去則御史嚴刑迫送書給物目批頭胡是時矣身在官抗之不聽反使矣身偷出其物目件記而矣身言其不可其狀如此而兵使李殷春狀聞中沒其實狀有若終不書給者是可忍耶且兵使與御史本以妾同婚之間不無形迹之嫌而前後狀聞以為駟逐矣身俾遠人咸知國有法令又稱胡人不敢作稷專出於御史之威低頭喪氣所見哀憐之說白地做

出且御史動以親承聖教恐喝守令公私徃復輒用撥軍少違時刻刑殺立至公私騷擾如逢亂離至於撥軍懷書縊死之境且方搜奪矣身箱篋也打開鐵鎖急問人參有無蓋前此數十日御史送人求參於矣身而以無所儲不得送副矣蓋彼恐慮矣身之有而不送有此怪舉也又御史以高嶺僉使金光恭漏泄秘闕於矣身拿送兵營重棍仍令矣身送其私書矣身以為發人私書不得送之亦其激怒之一端也庚辰二月六日判義禁洪象漢持奏上教曰一守令處置其何張大有駭觀聽有闕後弊初欲行查大臣所奏得體益良貪不貪真偽勿論末梢所供可駭設或御史帥臣真有是事

此路一開其弊勝言若不嚴懲誰肯繡衣亟令遠配明日又傳曰汲黯矯制二則不可李潭之事雖不行查入內衙之事不為嚴飭其弊勝言罷職不叙益良肅川定配北兵使李殷春亦罷職是年夏潭拜玉堂上書辭辨尋出供職

卞致遠鞫事

庚辰二月二十一日

中人卞致遠者入兵曹誣告上變參知任師夏請對奏之遂親鞫卞漢引李德圭鄭順者皆拿入白脫卞漢自服為凶言因私憾誣人處斬任師夏以罪人經宿闕中至明日晚後始入告又其人奏無驚動之色但雍容泛誦其語又初不執送捕廳乃與之辟左右私與寔問與之酬酢初命罷職旋竄潭

湯郎廳金瑋罷曹吏及近仗軍士刑推定配

慶德宮改號慶熙

庚辰二月二十八日

傳曰酌獻讀祝乃覺敦義門內闕名之音同於章陵謚號豈敢仍舊今日詢問凡殿門號文任擬望以入而此與殿門號有異大臣館閣堂上會賓廳擬入於是領相金尚魯左相李璠右相閔百祥弘學鄭暉良擬望昌化昌福慶熙以入慶熙落點

三臺臣遠配事

二月晦日

臺臣申應顯申思運及正言李普溫因親鞫慎後一承牌謝恩入闕而不傳舊達直為出去政院依例請推考 傳曰頃

既飭厲而如此皆眼無國細心無尊君命申應顯大靜思運  
施義普溫濟川並勿限年投畀明日改徙內地康津等處未  
幾放還

文臣殿講事

二月晦日

親臨殿講文臣書傳玉堂元義孫金華鎮並不通其餘不通  
者多命重推元金禁推令誦書傳一部後放送奉常參奉成  
大中居首賜馬升叙明日下教以為經幄之臣讀書囿圍非  
有恥且格之義付過放送令出讀玉堂後督直金元入直讀

書連入講筵

金講禹貢篇題讀夏禹有天下不於夏句絕而連讀之元講太甲維嗣王之文乃於惟嗣作句

又文臣讀我生魄作魂又讀高宗彤日讀彤作彤

尹寬東魏興祖事

庚辰三月日

正言尹寬東以御史至高原發郡守魏興祖贓事十餘條魏  
被拿原情自明仍言尹乘夜發卒入內衙打破窓戶吶喊作  
威棒出畜妾落胎又杖殺官屬又嚴刑吏屬勒捧招辭又奪  
取衙中衣物載歸入已然尹本勸父改名投托名族故已嘗  
於尹得載座上譏斥之故含憾而如此也 上覽其供以侵  
辱御史罷魏職二月其後尹以前正言上書悉明其誣狀仍  
請查決且曰臣之同行皆以東字名之其中一派以相字名  
而相字犯臣曾祖名故臣父名臣初以臣之名名之勸改本  
名之誣元無根脉東宮答以 大朝既處分不許行查三月十二



日尹書所卡改名與魏言相反時人  
疑之而不欲深明之其事殆不知云  
後魏因臺言竟配八月  
初尹父名澤履改名澤顯尹為進士時以澤顯善父名其  
後改曰得顯以附得字行進士榜利時書以得顯及魏書出  
後有為尹地者悉收  
諸榜目改以澤顯

慎後一鞠事

庚辰三月十六日親鞠

後一居湖南與高致龍者相識致龍言海島中有賊後一聞  
此上京往交河與其弟後彭言之欲上變後彭母令其子  
同上京後一與南人參判蔡濟恭相親言之濟恭請對蔡之  
遂親鞠後一刑一次即斃後彭放出其母命給食物賞之高  
致龍刑六次所引僧清潤及李光弼皆拿刑仍命本府推鞠  
致龍復刑二次傳曰致龍不過欲欺後一非誣人也因荒唐

舛酬酢所聞他人之語增行巧作聞庚寅之事捏合為言非  
渠架說亦非造言者也豈可恨斃拷掠乎特遣一律黑山島  
寔配清潤則致龍既以誣人自服而挾雜術從吏不逞之輩  
不可白放端川寔配光弼又結雜類說道不緊之說釀成致  
龍之梯長鬚寔配三月二日聞是時全羅監司朴道源因金溝令  
李命祿廉探得戊申賊出身李廷奭狀聞傳曰廷奭以長郁  
之子為弼顯腹心戊申為恭仁哨官到三川者其雖漏網乃  
敢易所換名匿其父名作二名而赴舉至今被捉所謂持示  
書札往復思孝即長郁也令道臣結業取招後出三川張軍  
威臬示又曰廷奭雖非賈道清州恭仁安陰等處漏網者幾

何而三十餘年之後其若譏察人誰免乎以一兼官徑先為此金溝令李命祿罷職

沈一鎮事

庚辰三月

一鎮所後父思淳即益昌孫為右尹廷輔之子青平尉益顯嗣孫益昌之元一鎮為守令有二子翼雲及第翔雲為守令皆有文材翼雲登第吏判閔百祥啓云翼雲於益昌為孫有累不可通用乃調禮曹郎及洪述海追奪益昌洪啓禧仍云益昌之孫不可承青平祀宜罷出思淳改立他子已亡者補思淳之處為一鎮父至是思淳送弟思謙廷輔弟廷協子也將發狀告官罷出思淳如洪言思淳妻李氏聞之割指血書呈文備局願

存思淳勿罷作班祔而罷其子一鎮別立他人為廷輔子奉祀為一鎮父一鎮又血書擊鼓上言乞勿罷思淳於是翼雲又所指示寃事下禮曹久之上聞之下教勿許破養仍之

四月二十日

一鎮遂挈家下鄉不出

又見下辛巳四月

### 浚川事

自二月十八日始役先送東門外永濟橋為始次入城內潮至白嶽之下濬之其沙土播之街巷空處及川渠兩邊緣堤作柴柵以防崩其柴遣人入峽買取艇運費數萬金渠深約三尺川傍犯水道人家及東城外民田犯耕者多夷滅之可支數年無泛溢之患云 上數臨視之仍令軍門此後分掌

修葺其役民則初用五部民不足復括隱籍民及令外邑監  
帥守宰別出奴各十許人赴役又用南北漢僧軍自願者六  
七百人又別募軍役之至四月十四日始畢凡用人夫日三  
五千人總用數十萬人堂上郎廳各加賞資親臨賜饌具來  
昌誼洪啓禧洪鳳漢初亦加資以其不願也且有妨碍之端  
命還收但賜馬三臣皆當升輔國階輔國於備局次對與大  
臣位逼難於拜揖例落備堂故三人以此為  
言恐為入侍路絕  
之由故有是命其漏戶自現者命洗其草籍以防後弊於  
是事訖諸堂郎出蕩春臺依翰林洗草設宴其費千兩四月  
二十  
四將設宴既作饌因上親臨募華試射軍門浚川者累日  
不得設宴乃棄其饌試射畢始復宴又千金又諸道監司守

令所再出奴必不下每人十許奴皆以錢換納京中為雇立  
之費其數不貲然以役且畢無用直收入浚川廳中為後日  
改修之資而猶恐不足於是堂上洪啓禧以判尹建議凡京  
中遊手冒錄於各司負役扈衛軍官之屬勒出布一匹每年  
收入濬川廳於是都民大起怨乃於南壇祈雨時入駕前呼  
冤乃止之然怨洪愈甚洪嘗與李存中語以為當今切患國  
無財也李曰公不節浮費而徒患無財何也洪嘿然是歲小  
雨渠漲柴柵編結者皆毀折流失積沙堆舖不足支一兩年  
云

持平金養心所達事

庚辰四月  
十八日

達曰前大司憲李得宗賦性愚駭行已鄙陋從前踐歷已多  
物議而向來燕行多行鄙瑣之事厚招貪污之名請改正都  
承旨具允鈺為人輕淺本不合於知申之任而下僚升資長  
官引疾乃院中流來之美事而諉以序升非人隱忍蹲冒吏  
隸竊譏且槐院提舉濫被親差請削去仕板提舉改正西司  
處置亦可見言議而李壽德閔塾處置兩臺也遣辭苟簡請  
罷職不叙左承旨李恭和當序升都令也兩臺處置  
引都憲書及上教為重而落之非臺體也亞諫納  
言兩司清望而李聖禧之鄙微南彥成之疲劣寅緣濫通請  
勿復檢擬於此任宵筵勸講何等重任而前輔德沈益聖全  
沒文識且甚昏庸前文學尹冕東本以輕詐唯事趨附請改

正記注之薦雖非秘逆苟非稍有名稱不可亂參鄭文柱之  
鄙屈金樂洙之寒微權師於之麓雜寅緣圖囑濫入薦判并  
削薦主薦人謹罷鄭益良魏興祖反言誣辱補衣出於閔目  
之外鄭則善地薄竄魏永利仕籍尤是寬典不可罪同罰異  
請魏竄配東宮答李壽德閔塾沈益聖尹冕東事依施其餘  
不從遂避嫌退待 大朝傳曰錚錚之中何挾私意又曰行  
左承旨累月古亦有之托知中之言譏宰臣之意一射兩中  
心尤不正云云後又下教李得宗下吏查明其事既而釋之

李益光事 五月十一日

五月十一日洛昌君權上書曰臣之府隸見毆於一閑良使

之招來則臣洞中李寧鎮者隱匿闕良突入臣家直欲手犯  
臣身臣子益光在傍掩遮僅免打傷臣將書陳上聞其兄  
安鎮來乞寢之既而渠反誣陷以為渠自在家益光送奴捉  
去毆打然益光救臣之時其所被打不是異事固不可謂無  
端被打矣而搆捏至此彼法司偏護李家臣之三奴一時重  
刑又發牌捉去益光以為捉來士夫勒捧遲晚而刑杖於法  
司之庭其凌辱宗品宗親之家已無餘地又以謂臣之婢僕  
侵凌法官六名婢子今方牢囚臣未知駭機將至於何境今  
方撤家眷出往墓下涕泣陳懇答曰以士子凌辱宗親駕駭  
令該曹嚴查重勘於是刑曹參判趙明鼎參議沈鏞上書曰

寧鎮侵辱宗宰本由於益光縛來而激怒也益光捉致寧鎮  
雖或錯認誤中而其縛打士子可駭故臣等推捉益光則堅閉  
大門駭逐刑吏及聞臣等治書之報始乃自現其納招服罪  
一如所聞遂據律以杖配勘罪杖則半贖配則全贖寧鎮  
亦依律照勘許贖益光乃復多縱奴僕詬辱臣等於路上其  
母又跨坐近家牆上洛昌斥呼姓名極其醜詆臣等將陳章  
請處分宗臣送書引咎益光造門待罪捉送其所辱婢僕以  
待查治今宗臣之書與事實一切相反且益光者驕恣恃戾  
殆無人理久為一世所指今番事特一薄物細故耳笞罰示  
警未必非福而宗臣之書如此無乃溺愛之甚乎答勿辭察

職五月十日

持平李世孝上書

庚辰五月二十七日

都承旨李寅協本來狂瀆為世指目頃叨憲長物議喧藉况此近密之地豈宜一時暫據而冒沒仍躄坐令通罷仍刊憲長之望前持平姜必履門闕才華何所拘碍而虛悖特甚意無所操外似謹厚內實隱險自欺欺人人皆唾点前正言盧聖中曾在郎署已多鄙瑣終莅臆縣專事肥己饋遺侈汰自取賤汚姜盧并為改正東宮荅曰知申事未免慘劾論人何可如是乎姜事亦過矣盧事令該府查之聖中就囚自卞上教以若侈遺與者受者當有罪政院問荅啓世孝乃緘荅以

餽送雖不目睹傳說喧藉非誣也

左相李瑄上劄五月

是時少旱上累禱雨不應瑄上劄曰蓄積為保民之本而即今戶曹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用歲輸惠廳米三萬石關西米錢十餘萬猶不足則稱貸各衙門而惠廳新捧不給取舊儲以補用舊儲亦幾罄矣兵曹軍門僅能自調度其餘各司庫無餘儲外方則有儲直軍餉常平賑廳各樣應色道帥臣營門又有木錢而其實虛簿而未必盡在伏願明諭中外愛惜財用禁止靡費外方之民賣牛鬻鼎侵及鄰族逃匿相續京城小民自各塵契廣設之後百物有主舉皆龍斷物

價踊貴願擇逸守令又飭市署汰其細瑣屢契禁其太甚又  
得恬靜簡倫端方正直之士布列內外求才於擯棄之中簡  
賢於疏遠之臣以鎮浮議矯末世為應天以實之道批荅下

陵行穹壇親祀事

六月旱親禱廟社及南壇十二日大臣攝行穹壇是夜兩大  
臣賜馬十四日親詣穹壇行報謝祭大臣藥院政院玉堂皆  
請攝行不允傳曰惜乎讀書學士當然之事何心堂學士  
跟隨承宣乎後數日命刊去學士以下數語是時玉堂金華  
鎮洪趾海明日出參畫講是時金應淳鄭晚淳以玉堂因上  
劄隨大臣論微事下嚴教兩人愧悚不出久事擿捥

後下教  
報謝祭

依法典待秋成  
行之無徑行

左相出仕事

庚辰六月  
十七日

左相李璠數月引疾不出至是呈辭 上下教數百言勉出  
承旨偕來不出明日下教將臨幸其家玉堂上劄請寢行於  
是璠惶恐詣禁府待命傳曰方下于大臣待命所史官持命  
召隨往與偕來承旨依賓廳接待禮舉行答玉堂劄曰雖大  
臣儒臣亦執法之官往牒有如此事予不為規正徒務文具  
寒心大臣胥命所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其君臨門有臣若  
有如此事乎南面而羞對百姓也更入命召欲親傳矣卿雖  
固執予亦固執當親傳矣於是璠乃出仕入侍

故金煥復官事

六月十七日判禁洪象漢曰頃者既決時金煥孫雋上言  
事問議大臣左相瑋以金煥事光南南君金益勳一般益勳  
仲寬之後煥亦宜伸之矣更詢大臣何如領相金尚魯曰璽  
璘廉察由於益勳指揮於煥而璽既承服則此乃煥功也益  
勳伸雪煥未復官非矣右相閔百祥曰益勳被禍煥亦同禍  
甲戌益勳既復官煥獨見漏人多寬之宜復官 上曰依

崇節祠事

庚辰七  
月三日

肅廟癸亥命建祠大學祠何陳蕃陳東歐陽徹大臣金壽興  
並祀西晉董養送之久未立祠庚子明陵葬時太學生尹志

述上書請建祠於因山前仍書於誌文中許之遂名崇節祠  
及志述死今上乙巳以志述追配丁未後因小論議出其享  
訖未復至是<sup>七月三日</sup>上幸崇節祠親祀右相閔百祥上劄請尹  
復享下批不允親祀後下綸音曰相臣之批諭予意或直節  
逾於四賢決不從配况其他乎此非徒表節之不可濫何陳  
歐三公聖教先舉董公因相公獻議亦命並配孰敢復添一  
位乎故人齋中當中舉手曰追先志乃臨不設添一位以光  
四公 此十四字豈特四公聞之聖廟在前陟降臨照仍召  
學士特示予意明日親臨試儒生舉案人柳雲翼鄭擇京鄉  
各一人賜第



慶熙宮移御事

七月六日傳曰中夜有興懷者予只與內殿移御慶熙宮若  
同傳昔年數朔而來新門依舊勿開政院玉堂翰院厨院宣  
廳等修理初八日兩殿移御傳曰昌德宮東宮承旨翰林注  
書總府兵曹堂郎各一負武兼二人入直注書一人加差金  
帟門一体開閉衛將部將各一人北所入直 凡謝恩者先  
詣慶熙次詣昌德其上書皆呈昌德政院守院承旨捧入其  
軍號慶熙守直兵曹官出號後傳送昌德其更漏亦自慶熙  
而下來其門則敦化門初亦開九月七日命閉之只開金帟  
丹鳳宣仁三門是後政院相議改式上書者先呈慶熙政院傳當後送昌德政院納之

持平朴師海上書

七月七日

左尹柳憲昏謬憤之全不事之除目之下物情俱駭抱川縣  
監權燧疲殘不似南海縣監趙重鼎愚蠢無識並宜改差厚  
陵叅奉韓尚嘿素無名稱濫通仕路汰去可也前弼善閔塾  
庸愚憤劣貽笑縉紳改正宜矣魏興祖施以投畀之律世子  
荅皆從之而興祖則以大朝處分不從 上聞之教曰柳憲  
事先見之明韓尚嘿勿汰

柳憲事

七月十三日

柳憲以年次升嘉善為漢城左尹因事囚御營軍士下番者  
其人自刎死大將鄭汝稷筵白遂命憲及郎廳下吏納供上

以塞不謹致殺且其供無惶恐之意泛誦詆詔為對雖不償命不可置之海南縣不限年投畀郎官奪告身下吏刑推定

配是冬因大臣  
言塞得放

東宮幸溫事 庚辰  
七月

東宮有脚部瘡候命試浴溫泉七月十八日發行翊衛春坊各五員分司承旨兵曹堂上各二員郎廳二人翰注二人禁軍百人禁御兩營兵二百餘人遊行至西水庫江水大漲舟艍不具舊制御艍左右連結小艍截江舟工青巾持旗以大索引御艍以渡今水漲而無挾舟及索工郎云舟索本圻營徵於喬桐以納水漲阻滯不來工判李鼎輔祇迎城外仍即

入京於是促召工判久而乃至圻伯尹汲在江南崑治橋乘小舟召致并工判推考促渡圻伯乃用楊牧李之億畫計遂請帆大艍在前繫御舟於尾隨而渡江至振威下令從官無得討店民家以除弊二十二日至溫陽又下令凡各邑支應柴草從官勿得收用自出價買用其已支用者還其價有馬傷穀杖其主而還其直民心感祝留行宮八日凡五浴八月四日還京是行 上命百官皆自持糧兵曹不得推把驛馬守令餽遺皆以贓論到溫後從官軍人依例皆給人馬糧豆湖民大悅

鄭枋事

八月三日常參持平鄭枋啓東官在外向者璿源錄改刊

時趙恭億之官爵晏然刊進

億嘗作跋文

固已萬、可駭而公議

峻發宗簿提調綾昌君楠始為上書請刊去其請對大朝時  
又為請刊而副提調李昌壽既不聯名於陳書又不同參於  
請對如此無嚴之類不可不嚴處前判書昌壽削去仕板上  
曰今日筵中下教勤摯其豈不如此亦躁競之一端不允繼  
而下教鄭枋海南投畀後十餘日因承旨之請遂還寢之

吏判入直本曹

八月十三日

傳曰郎廳欲得多人故為差往於昭寧園駭然堂上宜可申  
飭而一任其意如此故綱紀解弛吏判使之入直本曹即修

省記侍郎廳回來限今年修正省記

是夜吏郎多闕只有一人因前下教自差祭往

園中無一人入直故有是教吏判李益輔親呈省記代行郎廳之事入直一日始出宗前取未有云云

### 宋載中落第事

九月十日大提學金陽澤命招設九製御題靈列泉賦泉在  
慶熙宮養寧殿內常侵椒取而療疾有 宣廟御筆集字靈  
列泉三字外人不知也又昌德宮通明殿有泉仁元大妃愛  
之名曰列泉至是諸生認為通明泉而賦之非本意也然舉  
場皆然不可擇故因 上教因而考試取宋載中南恒秀鄭  
敏達三人依定式宋載中試講親臨從自願試毛詩括出旱  
麓篇宋不能舉誦遂命退而降赴會試餘二人不召講只給

分

鄭杞事

九月十六日司直李昌壽上書自下鄭枋之駁曰宗臣之陳章請刊往復停當實由於臣則刊去之論臣與宗臣一也臣平日深慮常在於王章之或弛豈於此而秉執之峻獨後於人哉東宮例批行合是日大朝召對校理洪趾海修換金華鎮入侍洪言曰向日鄭枋事渠既詎閣後府吏來傳啓牒初不圻封而登筵不能詳讀此乃衆目所覩萬口同傳矣上乃傳教曰頃者鄭枋其所受囑若見肺腑既有傳致必有其人亦有府吏則亦必知其當該吏令秋曹即為嚴問口招三

堂上開坐查問於是金華鎮曰洪之所奏近於風聞嚴治府吏全體不嚴矣上命華鎮通差元義孫代之刑判韓翼暮叅判洪憐漢叅議李重祐承牌開坐推問府吏夜二更入侍洪憐漢請吏招後命書傳教略曰身為全臣數行全牒未能成樣指閣之後倩人傳來枋不足道也今聞洪辭鄭杞身為守令空然上來坐助全閣不可不嚴問若不直招當施永錮之律不齒士類金溝縣令鄭杞為先罷職令該府開坐嚴問口招其指喉因南問而勿枷嚴問以茶杞若下鄉遣羅將倍道押來憲府吏無可更問放送韓翼暮曰枋事萬萬無據分誠至矣然推問府吏拿問鄭杞恐有後獎憐漢奏亦如之并

命罷職李昌壽代為刑判沈鏞升為叅判明日領相金尚曹  
上劄大朝曰枋之事在全体誠大寒心殿下此舉斷斷出於  
為古道苦心此雖與直問全官有異然固全吏而鉤全官之  
密徑者與直問奚異哉此路一開後慮無窮他日狂狷之間  
憲吏之不變為全官殿下亦安保其無也恐非貽燕之謨也  
且鄭杻事又過於此而事端層生臣非為杻也亦非為枋也  
右相閔百祥又劄言儒臣陳達查獄已成究覈根柢於府隸  
及親族此宗前古所無之事乞賜財幸正言金普厚亦上書  
東宮乞寢之並收翼暮華鎮等遞罷之命既而上命兩大  
臣入侍後傳曰此等暗地拍喉之類雖烹街上其無不可况

訊問予受囑之枋例問之下決不直招滿腔舊習恣意下州  
之杻其何自服其梯既至於渠其杻亦渠之筆則以此究竟  
亦王者之道故相臣雖不陳章今日并台為此而處分矣二  
相之意正若予意杻一蔭吏因緣陷人因渠而作此三百年  
取無之事行三百年所無之查特寢查問之命分付押配於  
南海縣永錮其身枋則除侍從業使中外曉然知之後十餘  
日十月杻之第榜擊鼓訟冤云枋不記綾昌之職与名令其  
兄探知故書以傳之非啓牒也下刊曹命勿施之

持平韓鏞所達

九月二  
十二日

春曹職掌典禮而判書沈星鎮全味儀節有職竊歎且与僚

堂有世所共知之嫌僚堂引入不出至被譴罷則亦當引入以存廉隅而晏然行公受人唾点請星鎮罷職訐以為直先哲攸戒浮囂之習聖朝攸聖而校理洪趾海以鄭枋事仰達以致聖朝之過舉以貽後日無窮之弊其告訐浮囂之習不可不嚴飭請趾海罷職不叙荅過矣不從明日韓避嫌玉堂處置出仕違牌罷職後十餘日 上命趾海罷職依全請又十餘日命趾海叙用銓曹不舉擬諸職

### 李普觀事

九月二十日李普觀拜弼善明日与右相閔百祥承旨權導入侍東宮罷後普觀留身陳戒數語臣初為官官邸下想不

知何狀人矣且曰邸下自分宮之後从未進見想益思慕不置云云東宮命召大臣復入令曰弼善不知何如人而所達語如分宮云云似是辭不達意而未免忘發何以處之右相曰此忘發之大者請削職承旨曰削則過矣今渠自處好矣世子曰善於是普觀出而稱病往出下獄違牌罷職

### 金有宣事

十月四日

傳曰金有宣道傍舉措萬萬駭惡此等世道不知何人令捕廳嚴問令觀其供辭其狂可知狂易勿問雖舊典此等末世不可不嚴懲南海縣勿限年定配

有宣戶曹書吏之子嘗於駕前痛哭

### 領相遞免事

九月十三日大朝誕辰有雷異下教減膳後數日命領相金尚魯右相閔百祥入侍上謂領相曰卿職在元輔之位保傳之任當此天災屢警之日而未有求對警飭之意次對講學雖不貴之於卿宜不待予言而往陳之矣不此之為予甚慨然卿於前日已請免相今必擿捥矣仍令免相領相辭退右相曰臣雖非保傳之任而既在相職則其罪與領相同矣伏願同被其罪上曰領相既已許副卿又求退元輔難其人李判天輔府事言病不出今日台卿等之事反生葛藤免相還收可也右相不當以此擿捥而且卿之坐地則尤異矣上以

翰林姜  
此煨記

之中元輔無感慨底氣象其所致異亦豈異哉於是領相納命台待命金吾門外二十日左相李璠亦引咎與領相同罪遂待命上命勿待命又命領相勿待命還給命台領相即日出果川又納命台政院啓稟不報十月十四日傳曰領相兄弟斷斷調劑之心可質彼蒼而惜予時或造体不蔽因其氣稟今番事誠是料外職在元輔又兼其師雖不下教宜一求對而飲涕下教猶為持難之色此非所望於元輔也可勝慨然伊時事領相誠誤矣若此而君相相持何可置命台於政院而為大匡乎一番免相其伸慮義許副其職

李最中事

十月四日大司諫李最中持平李仁培落点仁培辟不進最中即出謝恩仍請對東宮陳戒若干語温諭答之浚數日入大朝次對最中無一言而退上責其緘默而推放之大臣閔百祥又請推放於是最中出而詣東宮避嫌未及處置大臣言其求對東宮之事傳曰最中不負特除之意其涉可嘉特賜帛皮一領浚數日十月十日傳曰職在耳目其皆寥寥予之過矣而留置命台於政院尚無皂白則其宜匡正大臣而果非矣則為全官亦何默默袖手旁觀乎於此於彼不可不飭李最中何待處置差時相尚曾納命召此謂最中不能駁正

掌令金永奭上書

十月十五日金永奭上書曰言責在於三司而近來全閣之上未聞出一言論一事者至暑應災之劄件州塞責無一字一句可以警動上心如此而可以為國事乎向日大朝親臨王暑特頒御製其所以寵諸儒臣者至矣而今於遇災陳戒之時只事應文不思竭誠啓沃將焉用彼儒臣哉莫如極擗三司使之極言竭論以效禪補之道於是玉堂官皆擗捱副學趙明鼎言曰永奭譏功玉堂而其不自陳章亦不能有以異於彼請罷職既而上命諸玉堂李潭鄭遠達鄭晚淳金華鎮補郡守金應淳御史出外至月十五日

持平洪相直上書



持平洪相直上書曰吏曹叅判曹命承乘時冒膺乍出入  
處義竒怪罷職右尹李泰和及行鄙瑣吏隸唾罵應教鄭光  
漢既甚辱微重以輕淺請改正之

### 申鑒事

十月二十三日以雷異親策文巨沈履之以應教居首校理  
李瀾正言李在協及翰林姜趾規等賞格仍命蔭武臣等進  
言後數日武臣金敬一鄭纘述上疏言戎務司宰奉事李在  
誠上疏列十二條中言教儲嗣事司癢愈心申鑒亦上疏  
上命皆入侍優批荅之賜庶皮鑠疏曰今之垂紳於廟堂者  
鮮有黃髮老成之宿德故不能練達於治道登經筵者亦非

山林德養之賢儒而不過尋章摘句之類身何能成就君德  
乎近來監司率皆有勢力者無所顧忌肆行貪饕一經腴藩  
便成甲富全閣不敢論繡衣不敢散生民安得不困乎宜進  
用耆舊招山林擇監司十一月十二日副學趙明鼎入侍言  
曰申之疏誠是而似非老蔭之言似有意於其間聞申遍謁  
卿宰極口發明以為無心說過云不可以老蔭置之汰去宜  
矣上無荅既而右相閔百祥及備局諸臣入侍上曰申鑒  
以蔭官慷慨進言而副學請汰若然則鳳凰將不來矣右相  
曰副學素忠厚而此言則過矣明鼎曰既而進言而到處自  
明至發盡誓言傳播於備局稠坐之中矣右相曰此言尤非筵

席之可陳雖有陳請不可聽施矣 上曰其所奏如洪趾海子  
欲處分鎮此世道矣仍書傳教曰今聞副學所奏申鑠事與  
陳章判矣二人令人代羞欲陷他人而傳播他人即私也慷  
慨予中言及于此即合也許惡揚善即聖訓此等之世宜先  
禁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予則決不言此矣副學聞此慷慨  
請汰可謂得休而惜乎下款太露矣謂盛其在正風俗之道  
宜先嚴處非廟謨而稠坐酬酢者此則近於查言予豈忍為  
此副學特逸其職咨令呂庶孔子云非禮勿言勿聽云云至  
十二  
日

申大修事

十二月二十日

二十日諸守令引見 上問順天府使申大修曰鄉戰何以  
治之對曰自有是非未畢辭命遞差仍傳曰幾年苦心白首  
靡解而觀其世道奚徒履霜甚至於莫售朋習欲試鄉戰既  
不懲創於前逞其志於其君既奏莫重何不嚴飭不可遞職  
而止申大修施以不叙之典限五年勿舉絀抄

撤樂事

辛巳正月

庚辰夏傳曰明年聖后禮陟仁顯其時予方八歲衰麻之節  
未能如禮今逢此歲雖不能效士庶服衰守墓何忍尋常過  
之明年仲秋十三日詣明陵過忌辰祭明年自絀首至季冬  
國雖有賀儀只須教庭樂陳而不作自八月至季冬大小等

禮一并撤樂至是辛巳元日又傳曰頃日下教雖如此逢今年此  
心難抑今年內何設八月前後乎今年內軒架鼓吹一体勿  
設此以予意之關係所重處不必混看其於士庶勿禁

獻納金漢花上書

辛巳二月二十六日

向日大政更叅鄭弘淳之妹壻曹允迪者見擬別提之望長  
銓雖未悉其為相避弘淳則宜即提及而終不自引其冒沒  
放到甚矣不可無譴罷之罰也且李安性之孫冒赴安城其  
貧官忘祖有難自解安城守李聖樸宜削板也安性故澤堂李公之父澤  
堂嘗除安城不赴書入東宮不答傳曰趙挺之後不以弘淳事有狹  
雜之意聖樸事以六代之祖名音同之故欲辱其人命漢花

依鄭枋律施行明日弘淳大司憲除授

世孫入學冠禮

王世孫年十歲入學大提學金陽澤行博士事進士洪龍漢  
將命行禮明日頒教官衛司各加賞典仍行三日製親  
臨試士於慶熙宮金商門內收券五百餘張京鄉各一人洪  
樂仁睦祖洙賜第依新法講經御前然後賜第初諭善徐志  
本館官而大提學魚知成均宜行博士事上從之既而命依  
續五禮儀續大典之文今提學行之禮叅元仁孫更請大學  
為之如說從之仍命就五禮儀等文洗補之又大司成趙明  
鼎及洋掌議任冕周抄定諸執事以金相邑為將命諸執事  
多取老論儒生明鼎職冕周停舉以徐命膺為大司成更  
抄定以申光緝為將命既而又命更定諸執事乃以龍漢為  
命是月十八日行冠禮以宗室長溪君稷為主人左叅贊徐

命彬為賓禮叅朴相德為贊明日頒教仍行赦

上候平復宣諭事

三月二十五日 上候不寧明日藥房三提調直宿都提相尚魯

在外不入提調南恭齋副提都令李奎采入直朝廷問安命三都尉直宿朴明源申光綏黃仁

又命世孫雖幼冲禮當備矣令上來右承旨朴師訥分提

調金尚翼等求對東宮遂下令今日進見傳曰東宮起動則

予无用心承旨下去即諭勿來二十八日又下令明日進見

侍講院草記進見事傳曰今予之恙專由於心氣世子之道

使我不用心亦子道也方在調理國政講學擔却幾年其

若差復此心可舒而以進見二字每挑予心豈遵父命之道

乎今此牒記令我費心文學鄭昌聖從重推攷傳曰今見昌

德宮入對牒記世子若是有如其命勿來若此而無他議藥

分提調金尚翼罷職李益輔代之傳曰此等之時願瞻依違

為身之計可謂得矣不願三百年宗社一何至此媿何猶可

願瞻周遮此亡國之根柢也今日都承旨李奎采嘿嘿可也

何心彌縫罷職注書記注中入對下端全然不書令該府處

之注書日記入覽時李奎采曰東宮誠有違候而有加二字牒冊無之矣傳曰藥院稍遠移直

厨院事分付都承旨曹命采除授傳曰人巨事君事体截然

判府事金尚魯在外點下都提舉之後藥院提舉落点或入城或胥

命或上書陳籲俱不可已而藥院直宿之時在江郊迫無動

靜君臣分義不可不振都提調金尚魯罷職不叙行司直洪鳳漢拜相藥院都提調除授明日洪乃上書辭職命承旨佶來洪乃謝恩入直藥院藥房分提調李益輔曰政院達車宮曰請平諸醫入診今日召見醫官提調退去後數日益輔禡病得遞叅判鄭弘淳代之四月二日 上候少間命停問安藥院罷直初十日御諭文宣百官及都民于建明門停賀禮及教父但行赦宥

### 安允行李商芝事

四月十六日常叅大司諫安允行入侍言曰王者一言為信昨年移御時有留數月之教今既踰年且東宮各處有難便宜還御也 上傳教曰近來堂陛不嚴紀綱解弛今日安允行所奏萬萬怪駭削職王堂李商芝金鎮華言曰允行誠萬萬怪駭罪之則過矣 上乃命還寢其命十七日次對修撰李商芝入侍論科規講經為無益宜罷之 上又命李商芝罷職十九日晝講傳曰允行為此怪駭之舉若不嚴堤坊倫理將戾求弊勝言此等老昏之人承宣之任年限已滿其於外方且滿年限雖不特令致仕亦宜用人適中分付詮書此後水部外其勿檢擬又曰彼科規士夫若讀書其何此法既有定規則雖大官難以據請况小官乎視國法若尋常遽然請罷咎斥允行以萬萬駭舉今日自為萬萬駭舉放恣無嚴

且不顧其父而年老之人難以讀書之說於渠薄物細故老  
雖難讀少何不讀昔漢夏侯勝囹圄讀尚書前修撰李商芝  
於川縣投畀三經畢誦後放送令番庭試初試則講經時罷  
通人許赴庭試而榜目入啓後一榜皆召試講若不能者試  
官施以科場用情之律是年七月又下教科規依初  
定式舉行此傳教則置之

館儒上書事

四月二  
十日

進士班首安衡等八十餘人掌議以下不參故居齋生等為  
此又南小等初參既而別名不參  
上書曰進見一事雖在平時固不容一日少曠况 聖候未  
寧朝野憂惶之時乎况其康復慶忭之時乎今邸下以有疾  
十朔之間未行進見之禮祇益大朝之憂慮今 聖候新瘳

病思多感若於此際承歡卧內以慰聖心則豈不盡於孝思  
乎且親之愛子至矣而遊必欲其常苟輕身而不自愛非所  
以養其志况邸下一身非邸下之身苟有一毫自輕其所以  
感祖宗負神人之望如何哉審如是則馳騁弋獵貨利聲色  
出入游觀惟人之所欲而俱不敢為也邸下於此必已知其  
損德之事而不可犯焉獨恐邸下輟講而不接宮僚久矣其  
常侍左右惟宦官掖屬而已若於調攝之中一近此輩必有  
以馳騁貨色出入遊觀導之矣今邸下愆和已踰一年或恐  
慎病之道不能盡其方也伏願屏絕外誘先行進見次行書  
筵次對昔楚莊王一聞伍舉之言斷鍾鼓之懸惟邸下聞納

無疑也是曰諸生誦慶熙宮納書承旨令汪昌德宮呈東宮  
上聞之命諸生持書入侍命讀其書為之擊節下椅而立以  
示嘉尚之意曰禹拜昌言予之為此拜昌之意也仍命諸生  
往東宮呈之又命東宮入直承旨李永暉卒諸生入對得批  
荅并注書冊封上是夜永暉依教入對上批冊 上命史  
官讀訖曰批辭太略批曰所陳字字切寀冊亦甚略其不  
記儒生說話何也東宮注書吳德一魚春秋既而右相洪鳳  
漢入侍罷退是時春坊魚弼善趙愚文學鄭昌聖魚司書金  
華鎮司書李迪輔弼善柳修違碑不入輔德李  
宜老在外賓客尹汲李益輔徐  
命彬質善尹鳳九進善金亮行

洪啓禧罷職事

四月二十三日次對時下教曰賢闕之章猶見士氣今日諸  
臣入侍當洞諭矣凡事有先後輕重若問其先何不請隨來  
此關若曰其重何不請冒濫次對之行今乃舍先與重而僅  
請輕與後乎謂進命部官設祭之時宦者殺言雖無益胡不  
一諫來此之時初欲率來事不若意此由於為元良便調理  
而然何不以曠定省勉戒乎謂近諸大春坊之官掬面而諂  
李壽鳳也上嘗問東宮講學與否李自以手掬其願瞻之  
類曰方憲甚牙類浮高不可讀矣上曰此小人也風臺閣持甚媿阿遂巡即令諸臣之道勸元良以調理中講  
學務國事解予焦心勸元良以何不隨詣不曠定省乃第一  
道也不請其本乃請其末予則曰進見二字為令啓感之一

端中外之人不知元良在彼闕之由或曰儲君何不進見其  
惑勝言昨日儒書以此為請亦由此也而略以此起頭意在  
下款雖不洞言設其弊則無蘊許多章甫一何神哉其下答  
之語又何詭詭乎今語豈以此而其猶略畧者亦如賢闕之  
章可見衰世大小臣工其酒靜俟以待皇天之嘿祐又傳曰  
頃者安允行所奏啓中外之疑惑重臣洪啓禧不請元良反  
奏于予輕重倒置若曰許見勸于予可也若曰進見則何言  
于予乎前數日洪入侍言殿下方以仁孝為治而東宮之不進見豈非可閔乎仍流涕予非不許為  
元良之恙耳雖或請矣亦何捨本取末若無今諭中外之惑  
其將轉深惜乎意雖為國何不深諒以此之故掌議李駿祥

強拂諸議欲請于予既書謹悉強為立異仍不行合其心焉  
在以此之故四色掌亦遂巡只錄京儒鄉儒皆漏安允行削  
出行司直洪啓禧罷職不叙李駿祥削名儒籍其他不行公  
掌議色掌並勿限年停舉書教畢右相洪曰啓禧處分如此好矣後十餘日復止由叙用牌帖  
啓禧出而行公

左恭賢李呂誼前判書李呂壽上書四月二日

臣等得見金春澤家狀金校理民澤所作記罪人尹順命爰書  
中語構誣臣祖貞孝公彥綱蓋順命之招以為希載妻與春  
澤下廷郁洪箕疇交好而又有李判書婢子譏察希載家一  
句語而已今其狀中乃於春澤名下不書廷郁箕疇而忽書



臣祖之名寧有是耶莫重鞠拍一任其私而捏誣者有闕國  
體乞出金吾推茶亟將春澤狀語特令刊去荅曰今該府處  
之五月判義禁洪啓禧回達曰考見鞠茶順命之供一如重  
臣書語狀中不過年久誤錄之致宜令從宗刊去荅依施之  
掌令李普觀上書四月二  
十七日

近者邸下頗事遊逸頻離震邸萬口同傳有耳皆聞曉曉之  
說不可勝聽臣固不敢以行言謂之皆信而亦不敢盡歸之  
於無所因也嗚呼邸下一身關係至重雖欲自輕得乎臣固  
知上天持護保無他虞而睿候未寧以矣萬一調攝失宜而  
添恙則將於大朝憂慮何哉伏願絕意游行留心墳典保嗇

神氣崇廣德業以鎮民心奠國勢荅曰所勉出於衷曲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益加警省焉明日違牌罷職是時羣議皆欲  
以此為言而莫

敢先發太學微發其端亦不敢直  
言至是此書乃發繼而諸書出焉

學儒黃萬錫等上書中學掌議李世醜鄭廷煥南學李  
命源趙星東學金祥國宋民載

西學李光年鄭存玉  
書色鄭述煥李命源  
臣等伏見太學書批許之以体念今至翌日無所體行可見  
詭詭之色邸下真有進見之意則將不俟駕而行矣何所難  
而不為耶臣民疑惑滋甚乃者 聖候未寧藥院移直而邸  
下失常藥之禮及夫玉體康復邸下闕獻賀之禮未知有何  
故而然耶今日之事不當以不得大朝之命為托不待儀仗

而即行此如不得則待罪永巷自訟自列又今日請見明日請見如是而不許則臣等請相号籲於闕下不令邸下獨憂也嗚呼三公袖手越視不欲宦救宰列之進言者不過數人韓翼之言無益亦近於吾君不能之賊矣諸生封章又詣慶親宮上命諸生入侍又嘉獎之令往東宮呈納右承旨朴師訥承命持仗書入對仍以批荅曰因予沉病嘗藥獻賀皆不得行寔余不肖今覽爾章言甚切至嘉賞之中相昵于中豈不結心乎及牒冊上大朝左承旨李永暉入侍上教曰頃者之荅猶或近於不釋今番之荅其果不釋忍復若此耶右相洪鳳漢回仗書待命勿待命玉堂李頌載金魚

鎮陳書引嫵例荅

東宮進見事五月十七日

四月二十八日右相洪鳳漢入對今日今日進見為急而因余沈病大朝下教懇惻又開講賓對為教仰承聖旨雖輕重倒置為先召春坊講讀而次對則量其疲勢簡其休貌大臣及堂上中有稟達者待下令入對事分付是日輔德李宜老弼善柳修入侍書選宜老曰仗書臺章果體念耶曰然曰近日邸下令譽無聞人心洩散昨日兼文學嚴璘先有所達臣亦繼陳邸下即踐其言今日特召臣等講讀誠萬幸也曰承陳出於衷曲可不銘心柳修請行進見曰從當行之李

錄所二十九日大臣備堂及分提調鄭弼淳率諸醫入對

為提調請診答以當召見醫官而提於是副學徐志修大司

成徐命膺曰言徐有元相繼陳書或求對言之有元畧論仗

語願深懲而省察之及尹在謙書浚下令謁宗廟歲後初上仍令謁廟

後進見於是世子詣慶熙宮見上即命還宮五月十日是浚連

開講筵行次對是日右相洪入侍大朝言小朝嚴憚大朝

預用畏恟今日進見假以顏色使之安心好矣洪又曰如此

如彼之事不必盡知之知亦何為耶以私家言之父兄之事

子弟則知之子弟之事父兄不知矣又曰臣等之保有今日

莫非聖上嘿運之致奏御文字雖漏一字猶為大罪臣等之

罪豈出於此乎又曰醫官亦可矜矣入診之際不得已飾辭  
奏達而臣等亦然矣

徐志修徐命膺求對上書事

五月二日副提學徐志修入對東宮始陳西闕微行及進見

事且曰邸下常擁衾圍屏以示病狀宜撤屏及停藥院問候

言甚切直無所不及東宮謝以求對而密言之為可感也初

修將上章極言畔已定為其浚數曰初六大司成徐命膺上

書曰伏以國家將興箴規之言日聞於上國家將亡忠讜之

論日消於下故古之人有面斥其君為桀紂而其興之勃然

有面諛其君為堯舜而其亡也忽諸蓋惧之以亡所以興其

國驕之以興所以亡其國嗚呼言之有無而國之安危判焉  
如是哉始即下久闕進見之禮內自朝廷外至州野莫不癩  
憂泣血而獨於即下之前未聞一人牽裾而極諫之即下雖  
有悔悟之機何從而發乎識者以是謂國之亡將亡於無言  
乃自近日以來太學之攸言之臺閣之臣言之四學之士言  
之玉署之長言之而日月之夏曾不留時連下悔悟之令嗚  
呼前乎此而進言者若是其衆則即下之悔悟將不待於今  
曰此案羣下之罪蓋非獨即下之失而已然悔悟之機雖動  
而悔悟之實未著三百年宗社之安危興亡只在即下令曰  
之一念若過此會氣強志弱則雖即下亦不能自制其心故

臣以為此時不可失而忠讜之論可以日陳於即下之耳使  
之連屬不絕然後善端可保臣請繼諸臣之後而為即下竭  
論之臣聞即下之令玉署長而臺臣之批所以明示悔悟也  
臣竊以為明示悔悟者當示其悔悟之跡而不徒以言而已  
也何則凡悔悟之道今是眩非判為兩塗不可少有遮前掩  
後之計然後庶不以前日之失疑亂其後日之得若楚莊之  
斷鍾鼓漢武之歌秋風何嘗以前日之失為無哉直自以為  
狂而不之諱美臣竊聞即下近日悔悟之後諸臣猶不敢以  
西行一事發諸章書云噫過矣今即下居深宮之中行避謁  
蟻而外人莫不感戴身犯戲劇而外人莫不疾感人心之靈

非可欺也信可畏也况此西行一事驛邑之吏責應則驛邑之吏知之矣營府之隸奔走則營府之隸知之矣朝廷之間有郊迎叩馬之議則朝廷之間知之矣布葦之士襪襪之民駐足路傍詳見邸下之動靜則布葦之士襪襪之民又知之矣國人之所共知而獨於邸下之前掩護之忌諱之是尚何補於令聞令譽哉况邸下一悔悟之後視前日之過失真如太空浮雲必將自謂之可笑則惟當使國人口誦此事於邸下之側以為之箴儆者尤見悔悟之真功所謂示悔悟之心者此也邸下以千里往返之睿体而尚不行咫尺進見之禮以晨夜驅馳之睿候而尚不撤藥院起居之節人皆以是疑

邸下之悔悟未盡悔悟臣雖欲為邸下明其不然又豈能解其惑哉况邸下西行之際必有近習之德惠忠搖者矣又邸下西行之後亦必有奄豎之居中督批者矣夫刑餘小醜但可供灑掃之役乃敢自愛其一死而熒惑睿志干預朝議此其罪有浮於仇士良矣邸下既有悔悟之案而欲使宗社億萬年之基永奠鞏固則願何惜於此輩哉謂宜出付有司明正其罪然後罷藥院之問候舉進見之常禮則扇落煒煌遠近咸覩所謂示悔悟之跡者此也今滿廷諸臣一城士庶八域羣生自承邸下悔悟之令莫不翹首跂足冀覩赫然之明斷而側聽累日尚此寂然深恐因仍輾轉之際已燃之火或

至潜熄方達之衆遂復擁闕則人心一離不可復合國勢一  
傾不可復安伊時臣等雖欲擢髮粉骨以贖其前日不言之  
罪何可得乎臣雖職非三司忝居師仗之長今諸生會明倫  
之堂所講者成仁之事所論者事忠之義今諸生抗言叫闕  
不負講論之說而臣獨瞻前顧後不為之一言是諸生之罪  
人可恥之甚者也茲敢冒死流涕而陳之惟邸下之澄省焉  
則宗社萬幸命膺為此書人皆挽之不聽而密寫上之書入有嚴旨既二日乃下  
批曰所陳留念焉是日玉堂李頌載金魯鎮金鍾正言李  
鎮衡求對鍾正鎮衡尤極言過失事嘉納之

掌令尹在諫上書

五月十五日

伏以云云進亦憂退亦憂與共休戚與國存亡大臣也左右  
論事隨事諍之者三司也况大臣以椒房肺腑之親終無一  
言匡救反以言者為妄臣竊慨惜之幸而一線微陽不絕大  
學之忠言先發憲臣無隱之章四學儒生之書玉署犯顏之  
爭繼發而國子長之書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乃知國有人  
焉及聞改過之教有日而改過之跡尚無著顯者何也且書  
批之下每曰加勉留念而若無可見之效則所謂加勉留念  
不過為彌縫防遮之語所謂從而不改者耳噫西行一事即  
邸下莫大之過也已悉於國子長書臣不敢更以煩瀆邸下  
又離震宮國人共知而藥院之診候喉院之出納臺臣之論

達依舊舉行凡干文字至於登徹大朝則其無嚴叵測之狀  
欺罔壅蔽之罪可勝言哉乃者太學之書命承宣入對而承  
旨李永暉反襲年前具允鈺改易書本之佞習節節假飾言  
言面謾究其奸佞壅蔽則蓋自具允鈺作俑而宗為亡國之  
兆臣謂一并繩以大不敬之律至若閹豎之在內裔批而剛  
應政令者動靜侍側而慙惠者罪大惡極衆載難容出付有  
司之請至嚴且正頃曰三司之求對邸下教以自內處之亦  
即快施嚴誅則宗無異於出付有司而輿憤少洩矣畿輔兩  
西三道道臣松都守臣惟當禮迎於境上以備鶴駕之儀而  
乃敢尋常接應有若循例使客之供奉且以貨財聲色媚悅

承順者特加嚴誅以正匹夫熒惑之罪夫春坊僚屬與他臣  
僚有異假使邸下動靜無法出入無常當牽裾而泣止叩馬  
而諫之而偃息直次佯若不知反以苟避為好家計邸下離  
次時入直官官考出省記繩以不忠之罪且東郊作舍新構  
突兀行路指點此不緊無用之物而累睿德則大矣臣謂命  
毀撤以解觀瞻之惑焉書入後右相洪將持書奏大朝而待  
命旋入對東宮而心之東宮下令曰前後下令非徒質言亦  
示予意為國世臣者庶幾感悟而猶不信然宗愧余誠未孚  
於下繼而慨然於羣臣之不余知也往日之過言之自惡心  
焉明悟近日不甦食飲而連開講對亦欲遂進見之誠諸臣

勿過慮勿過疑以觀來汝予不食言又面諭右相曰卿若只顧私義事或輾轉其於余何其於予何到此之時卿不可不念予而自為其身勿為引入即速視事然後余少可保矣予少可保矣出朝報明日遂進見大朝三司官及圻伯蔡濟恭藥房分提調李益輔等因金書引入乃下令曰予之過余已悔之予不食言庶可諒之而近來引入者多云皆予之過皆余之過諸臣何有古人以為為太子死諸臣若為余則輾轉生事紛紛引嫌乎以此之故進見之後欣忭曷諭而到今不能食飲矣諸臣知予自新之意事事待之事若葛藤余有所懼勉強行公寬余心寬予心須體諒須體諒我諒我又明日下

令曰逐日開講之時賓客無一人入恭朝臣既憂余之前過到今悔改之時豈無喜歡勸講之心乎速行相見事言于賓客於是徐命彬鄭亨復皆以瘡老上書辭不入優批促之李益輔尹汲八行相見禮尹在謙書批所陳留念焉明日在謙違牌罷職原書留中不下司書李昌任入侍二十一日言曰何為不下曰或慮大朝入覽故耳對曰若有聞而索之則雖欲秘之得乎何必秘之若殿閣直言之為乎曰今始恍然覺矣遂下其書政院昌任又言金書初批大略請還入更批曰尹在謙之言余不曰非而歷舉諸臣欲其上撤心術不美且諸臣不入見余而痛陳必上書而期於上聞朴致遠書後姜必履又



有書矣余若貳過則此後無奈何矣不然而又有追提既往者其心所在余有所量矣出李昌任進說乃復答批曰其所陳勉意深切矣可不體念進見之請余已行焉而大臣前後入對以冊忱瀝血陳勉余所以尤為省悟而改之多矣快施嚴誅之請已自內嚴處矣三道之臣守令之請李永暉等官僚及諸臣論罪之請向在三司入對之時已悉余心曲赫然洞諭而此皆余之過皆余之過諸臣何有余已悟之決不食言矣毀撤之請已令毀撤矣且諸官書批只以留念為批余有深意而更為思之於重全閣納誨言之道殊涉非矣即令入前批而更下爾其勿辭察職仍令曰原書下政院矣

### 洪啓禧沈履之事

五月二十日東宮次對時判義禁洪啓禧言曰邸下之血氣即大朝之血氣一動一靜皆不得自私也邸下之有過而改過悔悟豈容大朝之不聞知乎自諸臣言之不敢形言於大朝固不得不然而在邸下則以悔悟追愆之意一一仰進於大朝斷不可已也若然則以大朝至仁至慈必將嘉悅而邸下之悔悟為真箇悔悟矣雖於凡人宜無不可言之事況於君父之前乎語未畢下令曰勿為盡言重臣所奏非矣大臣洪鳳漢及禮判李益炆韓翼蒼皆言某辭不達意云下令益嚴洪乃拜而出下令曰彼出去者欲彰其事也

諸宰曰勿去也大臣顧注書曰宜令還入注書出傳洪遂還  
入下令益嚴益炷顧謂洪曰宜自暴本意洪曰責教之下安  
敢自陳乎仍進曰臣固以為諸臣則不敢仰陳於大朝臣  
下則可以自陳為無隱衷出於忠益之意且臣下以不貳過  
一語謂臣不信臣下欲借大朝為脅我鉗我也臣誠萬萬惶  
悚矣下令又嚴且曰雖平交方言之際不可去余言未畢而  
起去何其踈率也重臣讀書云而乃如此耶禮記必無如此  
之禮是別禮記有之耶遂退出右洪自記洪退去後司書李昌任  
請還收過中之教令曰啓禧事心氣抑塞辭氣不覺有過還  
收可矣昌任曰雖已悔過若無貳過之事孰有稟于大朝者

耶惟在悔之益堅而勿貳矣令曰當体念矣其明日應教沈  
履之上書曰臣下既諭以改過而臣未敢知改之如何意臣  
下尚未能洞諭過衷之所崇矣臣下病根之最重而當治者  
動靜云為之不欲使大朝聞知者是耳此乃由於過於嚴畏  
又於日用事為不能合天理順人心或慮其上徹一例掩衆  
既不能自訟自列則不得不申囑諸臣艱辛彌縫遂使舉一  
世陷於欺蔽之過利害之趨避日明君臣之倫義日隳噫瞞  
君者人臣之極惡而諸臣有此習則臣下宜震怒而明正典  
刑豈忍從而教之乎諸臣既手慣於欺蔽則事臣下獨可以  
忠直而無隱耶臣下雖欲禁之罪之亦不可得矣臣下不但

不能正己而率羣下道成欺蔽之習近日之事八路婦孺無不知之獨有阻於大朝今邸下自謂悔悟前過而不欲使大朝聞知者猶夫前日病根尚痼悔悟未正徒以末節邊幅塗人耳目焉在其悔悟也如此則雖家置一喙難以服人心宜以前後過失一一自陳於進見之時告以悔悟之意請其掩諱之罪自今動靜微細無不闕由於大朝以示人子不敢自專之意則大朝必為之嘉悅苟不能然則雖日行進見日間講筵眾善畢萃亦外也末也末不足以為真箇悔悟之宗矣且聞前後諸臣進戒也率多情外之嚴令至有人臣所不忍聞云夫求對與陳章均是一腔血耳邸下於求對則不以為怒

陳章則輒惡聞而嚴責者亦出於忍其傳播必欲掩諱之意也邸下言行雖微細之事數日之間流傳八方雖不謗諸公車寧有可諱之道而直為此不思之舉也羣臣姑以承順為目前保身之策如臣之備負禁近亦且含胡不能自盡此其罪尤萬萬難賞矣答曰不信於我故至於此然所陳留念焉

前數日 上問承旨鄭夏彥以近日有金書乎辭難於為對乃曰臣昨始入院未詳矣仍願沈履之曰玉堂宜知之可對矣履之乃曰數日內無之矣於是外畝諱然非之沈乃上書如此書入累下以令而批之

### 諸臣自下書

平安監司鄭暲良上書陳病且曰況且失職虧分罪在罔赦寤寐驚悚方寸已灰凡有人言惟當恭候勘處而已罪負至

重而尚道謹避乞解藩任勘罪犯畿伯蔡濟恭上書略曰忠  
愛非後於人而徒抱耿二事例不講於素而終歸憤憤隨處  
黜掄無枉非罪處責之至理宜推謝何敢強為自明之面哉  
然而有召命則作意趨赴有民事則抗顏副急自外論之真  
所謂不識廉耻而若其中冰炭交戰憂愧成病乞解見任開  
城留守金尚誌亦上書引咎辭職皆例批司直具允鈺上書  
曰所被人言危怖虛謊千古人臣所未有之罪也臣之受此  
誣久矣而陳卞無因今其顯斥如此所謂改易者即指金時  
祭為副學時上書也已卯臣時為知申依例入達還下之時  
諸臣皆見其書注書書于日記若曰改易全本則此非暫時

可為者若曰改其句語則字畫塗揆亦不得掩其書原本尚  
在院中一見可下且禁廬稠擾衆目森布雖欲改幻其誰欺  
乎乞下司究覈之荅茲事余已洞知卿其安意焉六月李永  
暉書曰見下

金魯鎮事

五月十六日專經文臣講經親臨修撰金魯鎮讀乾卦不通  
下教令讀易經大文及諺解能誦問八直魯鎮上書稱有親  
病不入又下教曰魯鎮八直讀書既出特教而至今闕直申  
飭八直若闕直則直捧禁推讀書于圖園於是魯鎮就囚  
上又命放送而八直讀書金又不肯又命禁推使誦全秩傳

義然後放送二十日金乃入獄讀之後數十日傳曰金魯鎮既  
讀書放送六月十一日

韓光會事五月二十日

韓光會除左承旨稱在外不入是日右相洪 入侍言曰  
光會見臣之日稱以在外事体寒心矣見大臣而遽稱在鄉  
紀綱何足論耶似不可薄勸矣 上曰罷職可也洪曰罷職  
猶輕矣 上曰削職可矣洪曰如有情勢則陳書違牌無所  
不可而俄見大臣旋稱在外豈非寒心乎 上曰駭然矣出  
說於是光會削職禁推尋釋之後月餘洪又白 上給牒叙  
用

大憲尹鳳五上書六月二十日 六七日

父子者天理之至重至大而人情之至親至切也血氣流通  
痛痒相關不以貴賤賢愚而有殊仰念聖上之心卽卹下之  
心卹下之心卽聖上之心聖上之一喜一怒卹下豈不知之  
卹下之一樂一憂聖上亦豈不知乎卹下之翻然悔悟真  
作聖之機豈使聖上不得俯聞乎凡事真寔直諒則常裕隱  
約願畏則常縮願今事情豈卹下本心然也在廷諸臣姑息  
彌縫以至於此不思之甚也從今以往將言言掣肘事事苟且  
逢路艱棘卹下既已悔改則往事便作先天今復何嫌何疑  
雖至細事終必顯聞况舉世所共聞許大慶喜之事乎其自

然上徹於四聰之下有不可知則邸下不曾自陳其所不安當如何幸勿以遮護為忠不諱為不忠也至於大朝進見之禮不可一行而止宜緘此而一月兩朝不容有關也

### 大諫柳正源等上書

柳正源書曰近日舉行進見筵對等節乃是日用間常事何可恃此而謂他無可改之過哉至於臣僚之勉戒例以体念為言而夷考前後未嘗有施行者是則体念二字只是酬答之例語而已况後來書批又或有悅豫底意而無之則志氣之怠已見於此臣恐邸下徒有改過之名而無其實也惟願痛下頂針無復邪氣之干大諫李燮元亦上書陳戒以固守

悔意勿至頻復之意七月初一日開皆例答之

### 宋明欽上書

前叅議宋明欽上書曰臣頃登高席竊觀邸下膚質純深見解清深往往出人意表臣中心歡喜若有所得願自三數年來令聞浸微謗言日興街談巷說至有臣子所不敢聞者臣誠愴怛疑怪莫曉所以臣以踈賤蒙被殊遇而今當邸下阨窮拂亂積困嘗教言之日不能一言匡救俯仰慚負何幸一朝開悟既行進見日開講筵策念聖德大業非一時意氣可究彌天障泥非一念懺悔可消而側聞忠謹之進戒近於周遮是則所謂悔艾不過上憚下畏苟且勉強而已嗚呼父子天

性也况以邸下至誠純行豈於此有所未至也此不過嚴憚  
大朝匪怒之教撓惑於小人慕間之言大臣不能如朱子之  
本原心性以至此耳我聖上仁慈隱惻其於邸下豈有忿疾  
之意哉惟其愛之過望之切責善之際或至辭氣之過嚴耳  
邸下之道惟當起敬起孝不敢有一毫疾怨之意如出告反  
面親饒嘗藥不遠遊不登高不叱咤不饋遺等節無不勉守  
無為私意所汨亂無為諛邪所沮撓又曰人君處崇高之上  
舒慘生殺莫敢誰何而自古明王兢兢業業不敢殺一無辜  
行一不義蓋天以生為心故好生則悅嗜殺則怒仁則必興  
虛則必喪又况儲君職在視膳賞罰威福義無自專於是而

不能謹慎違拂天心則其召災致咎何可勝言邸下天資仁  
厚豈有萬一之慮如上數條而區區之憂猶且惓惓如此者  
良以人心幾微之間可畏而不可忽也又曰臣伏見朱子章  
劄或請留中宋時烈亦有此例伏乞睿裁書入有嚴旨司書  
李昌任陳白下批優答且日依所言留中

七月  
旬間

### 民家借入人被配事

七月十九日傳曰今聞相臣取奏右相洪問家借入此禁解  
弛云噫嗣服前孰知其弊嗣服後初令禁此今不可尋常禁  
之特召五部官其令嚴查以聞雖大官犯此者其勿願藉聞  
此教不為自現者則朝臣當禁錮終身佞生則永除佞案聞

此教其或佯若不知則無臣節也令部官將此教細諭坊曲勿使自陷於法明且五部官入侍傳曰今聞四部官果得以來其中巧飾假名白文而不忘記者已無可論甚至於令匠造舍借入其家其計尤為巧密禁令之初區別尾草晚後犯法草尾何卞被捉人士人李萬吉權駁李福前郡守韓光國前縣監李命膺幼學趙鎮謙進士朴姓人士人安姓人本律外加三年定配韓光國李命膺李福並北塞定配其餘并嶺泐定配犯禁時諸堂并越捧一茅部官施以制書有違之律中部都事金時訥四部既有中部豈可獨無法去勿限年勿除職此後動駕時依幕胥吏外雖一日借入閭家者一依借

入例舉行又明日傳日被捉人任永浩韓倬嶺泐勸律金聖遇以閩帥為妾犯禁加三年會寧府投界前持平申思運承旨金光國并定配嶺泐雖蒙之後終身勿除職前郎廳具運奎雖自首本律外加三年定配自蒙赦日限十年勿除職察訪金光緯都事李彥章不為自現本律外加三年北邊定配終身勿除職幼學蔡玄翼事在令前勿除案加三年定配幼學李弼輔韓夢詰李明允柳文應鄭運豐進士安宗秀並加三年北邊定配其中韓夢詰不為自首終身除仗案李弼輔等四人雖先自現限十年除仗案承旨朴珥妻李氏李姓兩班妻南氏其子定配無子其奴定配明日右相洪鳳漢乃上



劄曰金時訥則他部皆有而獨曰無之內摘奸現捉之後尤表其罪其外部官既能捉納又有查出又其查出之人非是今年犯禁者若追罪其前之官則前後官之現告被罪將不知為幾人今五部十官之一時并汰已前官之次第查勘或有違於造化舒慘之權惟願裁處上批荅前官追論及減等調用之命並寢之

司直李永暉上書

七月二十五日

館儒入對時臣請令佺生進講因睿教臣讀陳承荅後仍以伊時傳教略效陳勉之語其後大朝下詢據宗仰對豈有一毫假飾面謾者而人之為言胡至於此伏聞官官入對時

睿教有及臣入對時事辭旨丁寧昭晰無餘邱下既明其事宗則可以解言者之惑矣荅曰茲事余已洞知焉

諸試官及趙榮進事

持平李鎮恒上書曰今番監試兩所掌試者之族黨殆居其半放恣無忌國言狼藉並宜嚴譴頃日大朝筵中下詢聖母誕降之基址其時承宣強其不知而陳奏至使親勞玉趾於暮夜荒田之間萬目驚惑眾論沸騰當該承旨請謹罷九月三日世子不許上命納其書傳教以試官事其涉過矣承旨事做錯則有之請推相警其亦晚矣所請則過重推可也八月念間式年監試官任瑋鄭純倫主試兩所多取親

黨日城尉子年幼亦得中七月晦間 幸大報壇承旨趙榮  
進言曰 仁顯王后誕降卽駟陽舊第在冷井洞遂 回駕臨  
視不得其真夜還宮八月初後幸西門外故閤承洙家得真  
乃命立碑閣以識又訪得 淑嬪誕地於西學洞 命里人  
護視之丁亥冬有見欺榮進之教因大臣言還收見丁亥錄

